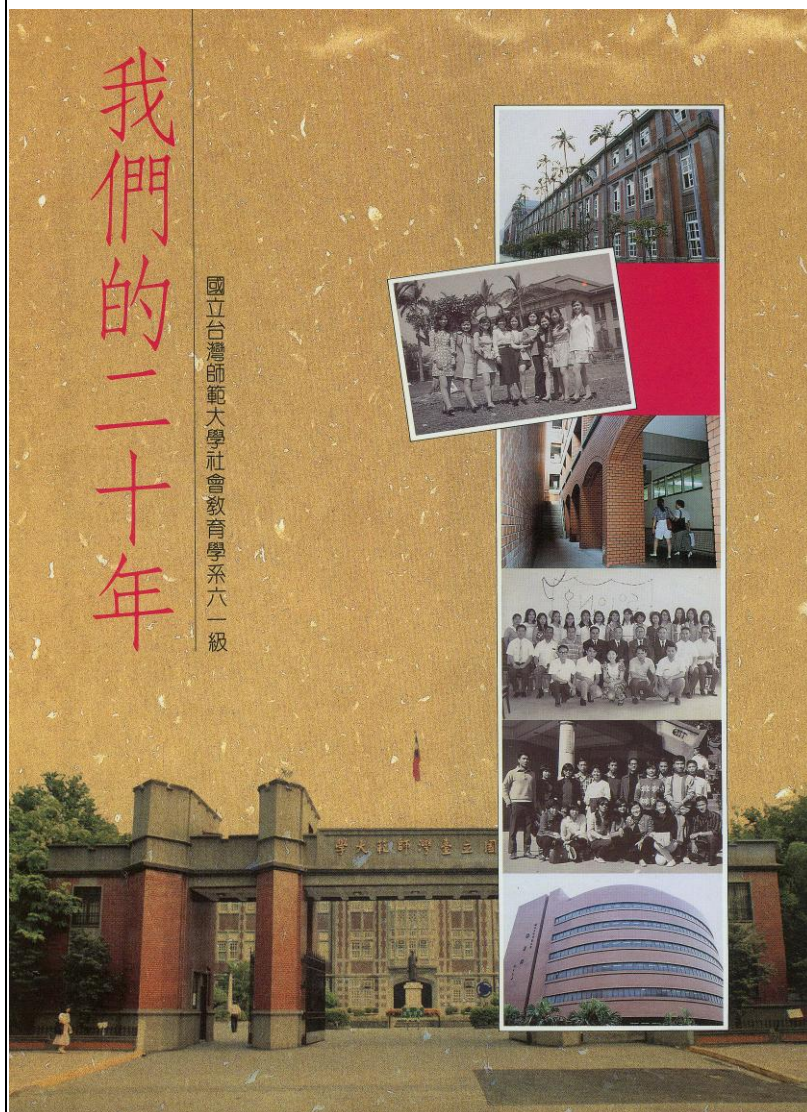


我們的二十年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六二級





吳素娥全家福



劉傑全家福



鄭庭鑑、周圓、俊揚、佑祥全福



這是「十年專輯」，不是結婚紀念冊



孫世香、謝靜雲返台，幾位同學齊聚鄭仔家。



宋愛玲喜愛的同學會



杜惠明、王文正攝於香港花卉展



李紅、宋家駿、傅明、傅正全家福



單身貴族張清沼



楊碧霞、江楓榮、德紹全福



陳秀英全家福



戴美英、黃通鎔、光隣、光增、
光遠和光大全家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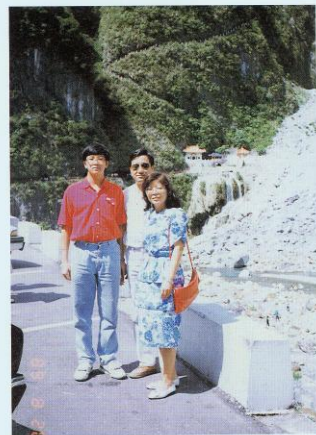
康宗虎全家福



孫筱芳全家福



符月娟家人攝於長城



謝家瑛全家福



余國禎夫婦



黃春華全家福



徐瀨嫻全家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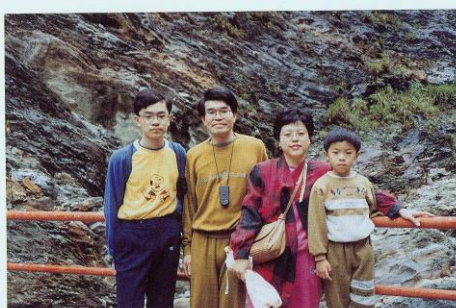
謝秀珍全家福



陳進榮、余美鳳、嘉佩全福



廖靜霞全家福



林東泰、李瑞音、家驊、家源全家福



李姪榮、李麗桃、綺華、綺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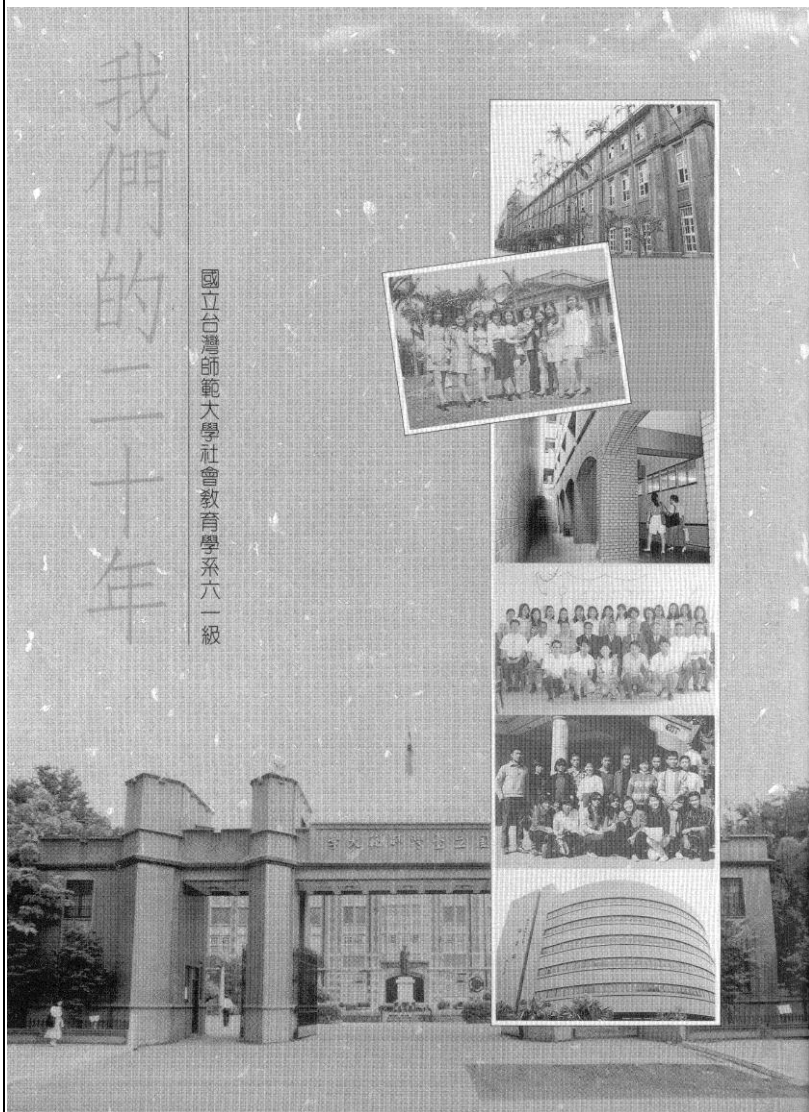
劉台仙全家福



駱淑珍全家攝於澳洲巨宅

我們的二十年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六一級



簡丹全家福，一家六口
三男二女，令人羨慕。



黃永清全家福，吳玲嬌、佳琳、敬堯



宋曼玲、周大瑞全家福

壽

詩

王洪鈞

你們這一級，畢業後第一個廿年今天誕生了。回憶在教室中的歡笑、分別時的叮嚀、和廿年所走過的道路，如今，心頭有何感受？是喜樂？是惆悵？還是茫茫？

其實，這是安排好的人生過程。有一天就得過一天，有一年就得過一年！雖然走得辛苦，還得要奮力向前。時光不我待，我也留不住時光。

。五十年啊，五十年。江山易色，容顏老去，腳下踉蹌過多少滄桑，幾曾容我回首前塵？西諺說：「我不是在休息，我在準備走更遠的路。」古人也說：「行百里者半九十。」同樣的，我也偶然回憶，那只是爲了將來。

六一級的諸弟妹，今日你們重聚，希望盡情的歡喜，因為第一個廿年剛剛出生，第二個、第三個廿年，很快就要到來。

我雖退，卻未休；雖老，而不朽。仍希望和你們在一起攀登廿一世紀的巔峰。去年，我虛度七十歲，曾作一首打油詩自娛。詩云：「七十不言壽，八十進一觴，九十何須醉，笑指百齡堂。」

謹以四句歪詩，爲六一級弟妹們畢業後第一個廿年壽。

社教系六十一級畢業二十周年纪念

淡泊寧靜以修身
慈祥和睦以齊家
寬恕誠懇以待人
謹慎忠誠以處事
焚膏繼晷以治學
勤奮堅忍以立業

孫邦正敬祝

中華民國八十年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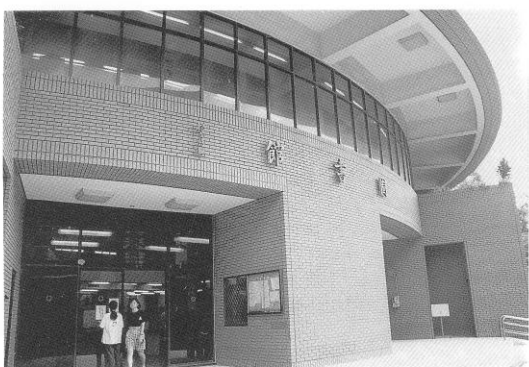
目錄

《春風化雨》

壽詩	王洪鈞老師	一
孫邦正老師題字	孫邦正老師	二
王振鵠老師題字	王振鵠老師	五
山河歲月二十年	于衡老師	六
我們的二十年專輯	李寶和老師	九
更美好的二十年	馬驥仲老師	九
李建興老師題字	李建興老師	十
楊國賜老師題字	楊國賜老師	十
新聞記者的社會責任	歐陽醇老師	十二
緣	洪健昭老師	十四
這一班——我的第一班	黃肇珩老師	十五
張孝裕老師題字	張孝裕老師	十七
《跟往事乾杯》	劉傑	十八
卻顧所來徑 蒼蒼橫翠微	徐瀟媛	廿四
猶唱	徐瀟媛	廿五
山中傳奇	黃秀清	廿九
貿易小兵的心聲	郭麗玲	卅四
不朽的生活和情感	郭麗玲記	卅六
BRITOL 阿樓	康宗虎	卅八
我們的二十年	楊碧霞	四〇
畢業二十年感言	許璧蘭	四二
笑容依舊	郭麗玲記	四二
女強人許璧蘭老師	陳進榮、余秀鳳	四四
二十年記趣		



重筆輕描廿年	陳秀美	五〇
日記五則	簡丹	五二
健康是最大的財富	謝秀珍	五八
娓娓話往事 淡淡不勝愁	吳茜茵	六一
老來吟書 幸福之極	張清沼	六四
我 我夫 我子	戴美菱	六六
曾在異鄉為異客	宋曼玲	七一
陳婉真花絮	郭麗玲記	七五
還在異鄉為異客——陳清玉	宋曼玲	七六
浮雲一別後 流水廿年間	駱淑珍	七八
廿年的來時路	蘇精	八一
二十年的心情	林東泰	八四
我們的二十年	廖靜霞	九二
紅樓舊夢	陳佩	九七
曾金樓花絮	郭麗玲記	九八
令人懷念的阿祺	郭麗玲、鄭庭鑑	九九
掃地隊隊長——李紅翦影	郭麗玲記	一〇四
隨筆	謝家瑛	一〇六
客人阿華	郭麗玲代筆	一〇八
我一定要回來	劉台仙	一一〇
拭去問號的角色——老師	孫筱芳	一一三
成長的二十年	吳素娥	一一五
Knock Ching Wong 檔案	郭麗玲整理	一一六
我的小傳	杜惠明	一一九
逃兵	莊健吉	一二〇
我們的二十年感言	鄭庭鑑	一二二



社教系六級系友畢業二十週年
紀念

以公誠化怨怒，以負責樹衆信，
以服務爲領導，以犧牲求創新

王振鴻



致題

八十二年七月



任重道遠

書勉

社教系六十二級系友

林清江



題



「擠公車，到文大上課，使他深受感動。」
以上算是閒話，現在要回到正文，師大六十一級新聞組共有十八人，我一邊對照名冊，一邊回想當年師生共聚一堂的情形。他和她們的名字是張麗星，她是馬來西亞僑生；陳清玉，她到美國舊金山大學留學，以後就下落不明了；余秀鳳在士林國中教書，她嫁給同班同學陳進榮，陳進榮目前擔任自由時報副總編輯兼採訪主任，做事認真，情感充沛。民國六十六年冬我被聯合報派到日本去做特派員，陳進榮在機場拍了許多照片，畫面迄今未變，那時我的獨生女幼衛才三歲，在送行的人群中，最顯著的是剛剛卸任司法部長的王任

達先生，陳進榮同學所攝的照片，對於我即將著手撰寫的回憶錄，將有很大的助益。更使我難忘的是他的妻子余秀鳳的父親和母親吵嘴後十多年互不講話。
另外一位極有成就的校友林東泰，他自美國獲得M.P.P.學位，返國後即出任淡江大學大傳系主任，去年他已回師大社教系，擔任新聞組導師，他並且時時想喚回新聞組的「組魂」，使每個同學都成為黃肇珩第二。（註一）另一位是徐瀚媛，此刻在台南市的文賢國中任教。張茂森同學，則擔任台灣日報駐日特派員，我幾乎每週都看到他的文章。陳侃一直在經濟日報工作，後調到聯合報系的美國世界日報台北處

任副主任。假如我記憶不錯的話，他是香港僑生。另一位是使社會震撼的陳婉真，她擔任過「中國時報」駐中興新村記者，並採訪省議會新聞，現在她成為反對黨「民進黨」的知名人士，我看過她寫的一本書，描寫余紀忠先生的大笑，頗為傳神，她參加反對黨，是她自己的選擇，是「鍾鼎山林，人各有志，未可強也。」
另外有位陳歡霞赴美後，一直沒有和系聯絡；黃秀清的英文很好，我介紹他到中國時報任編譯，當時「時報」的編譯主任是我的好友齊振一。黃秀清現已改行，但他的夫人吳鈴嬌仍在時報任要職。楊紹永在台北永春國中任教，廖靜霞在高雄的五福國中，謝秀珍在

丁
行



為師大社教系新聞組 第十四屆同學而作

社教系六十一級新聞組同學，來電話催促要我寫篇短文，因為王洪鈞教授、歐陽醇教授和筆者本人，對師大新聞組的關係深厚，而且我們三人都同時在政大新聞系和文大新聞系任教。
直到現在，新聞界中沒有「校際排他性」，我認為是和我們三個學校教書有關。而找我和歐陽醇擔任教職的則是王洪鈞教授，他在民國四十年代，擔任政大新聞系主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長和文化局長。他比我們早一些時間離開新聞界，但對於新聞的熱愛，迄今未變。特別是歐陽醇教授，有一天歷史月刊社社長劉潔在電話中告訴我說，他碰在公車上碰見歐陽醇，帶了一個「便當

更美好的二十年

李寶和

二十年是個似長猶短的日子，從記憶中回想你們當年的神態、學習狀況與反應，十分模糊，但突然接到你們的邀請函時，脫口而出的心中默語是：啊！他們已經畢業二十年了。

我們不應以世俗的職業地位與生活層級，去估量每位同學的成就和他二十年來的人生所得。就我個人的生活觀說，最心安理得、自適所適的，是最沒有虛度這二十年的。

人生沒有幾個二十年，但藉此重聚之機，交融各自多年領悟，再下決心，有所籌畫，將可能有更美好的另一個二十年。



我們的二十年專輯

◎李寶和老師

人生好像大海中的一隻小船，雖然它有自己的意志和方向目標，可是究竟抵不過海浪的衝激，往往被大水沖來沖去，很難是自己原來想走的方向。

你們這一班，轉眼已畢業二十年了，二十年——一段漫長的歲月，幸運者遇到順流，被沖到理想的佳境，有時比理想還要好，當然也有些人並不是那麼好運。

記得我在中學讀書時，有位老師曾鼓勵我們說：「在人的一生中，不如意者十常八九，然而不管環境如何，都應全力以赴，努力向上，能往前跨一步就往前跨一步。」我也很願意以我老師的這句話鼓勵你們，希望你們都能達成你們自己的意願，為人類謀幸福。



學校時，對新聞的興趣很高，不知為什麼去教書。簡顯信，棄教從商。另一位是馬來西亞的僑生黃家榮，與加拿大的李汝璋，他們和系上沒有聯繫。

六十一級新聞組的十八名同學中，他和她們畢業時，大約是廿三歲，現在是四十三歲，正是壯年，也是替國家、社會服務的最好時機。

時間過得真快，一轉眼二十年過去了，二十年是五分之一世紀，人的一生能有幾個二十年？

現在我和歐陽醇教授，仍在紅樓教書，王洪鈞則在文大擔任新聞傳播學院院長。同學增加一歲，我們也增加一歲。同學們事業有重大成就，最欣慰的就是老師。因為我們教書

的目的不是「販賣」知識，而是「傳授」知識。

二十年飛快的過去了，時間像似大海的波濤日夜奔流不停，當筆者獨坐在野柳的海濱，看浪花一個接著一個，聽海潮的聲音忽起忽落，更覺得日月如梭。

師大新聞組的「組魂」就

是不斷沖擊和不斷歷練，永遠站在時代的最前面，推行勤「奮」、正「直」、誠「信」、樸「實」作風，不斷的繼續前進。

（註1）：黃肇珩，師大社教系新聞組首屆畢業同學，曾任中華日報社長，現任正中書局總經理。



師大社教系六級留念
硯窗情深
師恩義重

李建興敬贈



謙和虛心反省自己
勇敢開拓人生遠景
——與六級學友共勉

楊國賜敬題



新聞記者

的



自由的課程闢論保護新聞來源，但是甚少講到新聞從業人員對當事人、對社會應盡的道德、責任。也有很多記者雖然知道這種責任，但是要迎合大眾低俗的口味，或為了贏得競爭，不顧一切大肆報導不該報導的新聞。

美國南伊利諾大學新聞研究所設有「新聞哲學」一門課程。開課立意極好，但是課本身沒有什麼內容。每一記者最大的課題應該是深深了解他在社會中扮演何種角色，這「了解」就是他的「新聞哲學」。大家都知道，因為缺乏「新聞哲學」，很多記者淪為社會垢病。記者最大的毛病就是自認為自己最大、自己最對。不過記者所扮演的角色——報新聞——並不比其他任何一個角色更重要。

假如知道了自己在社會中所應扮演的角色，念新聞的學生以後可以做真正能負責的新聞從業人員。

社會責任

◎洪健昭老師

從前在美國有一個小鎮裡，有一家小報紙。這個小報紙有一點怪：隔了一些時間總會開一、兩個小天窗。讀者覺得很納悶，不過最後這個謎底被揭開了。這個報紙的總編輯，看了記者的報導時，如果這則新聞會傷害到個人——比如說中學生偷的小東西，被警察抓到受處罰——他就不印這一新聞，讓他報紙有小天窗。因為得到了小天窗的幫助，很多曾經犯過小錯而沒有被媒體報導的人，都能重新做人，後來都成為好市民。

我說這一故事的理由在：強調寫新聞的難處。現代的新聞記者，口口聲聲要求人民知的權利，但是時常傷害到當事者的隱私權和人權。我看到過電視記者，手拿麥克風遮到因為無法適時從火災救自己的孩子而痛哭流涕的年輕母親嘴邊，問她有何感想。我也看到報紙審判很多無辜的人。中國時報曾經以很大的篇幅指責紀政與她的美國教練瑞爾的「情事」，並報導她曾懷孕。受害人往往無法獲得平反，更無法得到應得的補償，事實上，好多傷害是無法補償的。

所以每一位記者要下筆時，必須要有警惕，所寫的報導是否會傷害到無辜的人，或者會傷害到大眾、社會，以及國家的利益。最近台北報導我們與尚比亞建交是最適當的例子。報紙搶先報導引起中共向尚比亞的抗議，而建交無法實行。

大學新聞系或研究所都不太重視記者的社會責任。雖然排有新聞

這一班—— 我的第一班



黃肇珩老師

這一班，是我正式受聘社教系新聞組兼任講師的第一班學生，就像一個母親面對第一個孩子，充滿驚奇和關愛，又帶一些生澀和戰戰兢兢，滿腔熱忱，恨不得在一夜之間，把「十八般」採訪寫作「武藝」，傾囊相授，對他們的期望又高又大。

這一班學生，程度相當整齊，聽課率很低，作業做得很認真，似乎一個個都胸有成竹，各懷一把「刷子」，每星期兩小時的課，對我是很大的挑戰和壓力，但是我常有成就感，也很快樂。

今天，這一班爲了要編「我們的二十年」紀念專輯，要老師們寫些「金玉良言」，提起筆，一個個身影躍然紙上：

· 東泰，仍然溫文有禮，有自己的原則，紮紮實實做學問，認真認真辦事情，卓然有成。

· 進榮、秀鳳，在學校已成「班對」，兩人根基都很好，都不太愛說話。最近遇見到進榮，他的體位和職位都在上升。

· 曼玲、清玉、婉真，在學校是「三人行」，都有一支健筆；曼玲文如其人，清麗婉約，清玉有文學家的瀟脫

緣



歐陽西亭



許多事，不能理解；同學們能相聚一堂，除了緣份，幾乎無法以其他字眼來回答。從進入校門，相互認識，寒暑假外，四年期間，朝夕相見，除了緣份，還有什麼好解釋？

四年中，多少情景，多少遭遇，溫馨的回憶，不要說同學之間，老師與同學，又留下了多少的思念。

廿年不是個短促的時光，有廿年如一日，也有如日月一樣朝熱夕涼。緣份在，天南地北，遙遠的距離，算不了什麼，永遠的懷念，猶如在眼前。



和執著，婉真筆鋒銳利，觀察深入。

· 秀清，踏踏實實，默默耕耘，有潛力，有耐力，似乎能承擔任何的重任。

· 陳侃，一口廣東國語，熱忱，誠懇依舊。

· 茂森，聰明，反應快，點子多。兩年前，在日本看到他，成熟了，對日本、對事物看法有獨到見解。

· 顯信，好辯，常有與眾不同的見地，引來滿堂熱烈的論辯，自稱「簡丹」，實不「簡單」。

· 國祺，認真、踏實、負責，有一年我應邀到新竹社教館講演，參觀了他的工作成果，不愧是「一位傑出的「社教人」」。不幸英年早逝，令人惋惜。

還有漪媛、秀珍、歡霞、靜霞、紹詠，都是好久好久沒有聯繫，以他們在課堂表現，一定是好老師。來自馬來西亞的麗星、家榮，很用功，他們都回僑居地去。記起汝璋，不知現在何處？

十二年前，我被推派為社教系第一屆畢業系友主編紀念專輯，取名「我們的二十年」，希望屆屆系友接力，代代相傳。今年，我的第一班學生接編「我們的二十年」，我的兼任講師也已邁過了二十年，驀然回首，歲月竟然沒有磨去我對這一班同學的記憶和懷念！

停下筆，浮現在我眼前的畫面是：上完最後一堂課，你們這一班擁著我走下樓，佇立在大門口，依依揮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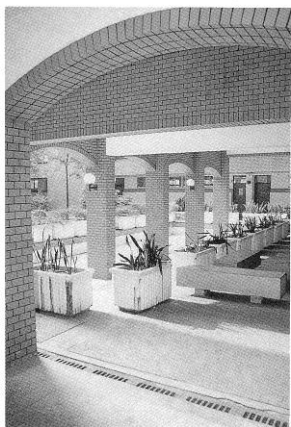


守分知足 持盈保泰

書與

社教系第二級同學共勉之

張孝裕 敬書
二十年夏



求知是一個人應有的本份，我自己曾為彌補自幼遭逢戰亂失學之遺憾，於此體會最深，無論何時何地，均未忘記讀書進取。

民國五十一年，我師範畢業，被派至台北市立大龍國小任教後，深感自己知識之不足，遂在五十七年毅然決然放棄教職，蒙幸運之神所賜，擠進萬千學子夢寐以求的師範大學社會系就讀，從此過起新鮮人（老學生）的生活。在入學參加新生訓練時，除緊張興奮外，更給自己增添許多矛盾與錯綜複雜的壓力，例如在年齡上自己比其他同學大上許多，在活動方面，年輕的同學顯得有活力、有朝氣多了！再則又遇上從前教過的學生，如今和自己

同校同系，有一位比自己高兩年級，成為自己的學姐，另一位不僅和自己同系還同班，此情此景，好不尷尬！（還好我們都能認清自己當前的角色，並產生了一種此事「不足為外人道也的默契」，在大眾面前，絕口不提我們往日師生的關係，我更隨時提醒自己，現在已是大學學生，不再是小學老師，應改變自己往日的觀念和說話習慣，適應新的環境，建立新的人生觀，確認他們都是自己的一體，共學共研究新知。）另外，在我已入師大就讀之際，正逢任教大龍國小的內子，身懷六甲，從此，她每天不但要挺腹負上上班教書負擔家計，還要擔心即將增加的育兒開支



，如此種種，實使自己內心忐忑不安，萬分愧疚。但已辭去教職，等於踏上不歸路，便決絕對不能退縮，只有勇往直前，發憤圖強，完成就讀大學的心願，俾發展事業，服務社會，以報答內子誠摯的鼓勵與辛苦持家於萬一。

卻

顧



所

蒼



蒼

橫

來

徑

翠



◎

劉

傑

五十七年十月，是已迎向新里程、新希望的一刻，進入師範大學社教系，浸潤在較高學府，領受知識的洗禮，也改變了自己的前途。

記得在入學後上第一節課時，即蒙全班同學擁戴，被選為社教系六一級第一學年班代表，突如其來的榮銜，已除了感到十分高興與感激，更是萬分的惶恐，雖曾多次向同學婉辭說：「已年齡將近四十，精力有限，除了照顧家庭外，還得應付繁重的課業，況且班務之推行，茲事體大，以己之能力恐難負荷，恐將擔誤班上的事務……等，但均被可愛的同學否決，因此也只好接受大家的盛意。

在當班代之初，深覺與渠

等小孩子相處，較往日在軍中帶兵及任小學教師當孩子王，迥然不同，因為軍人以服從為天職，遇事只要一聲令下，萬事OK，小學兒童純真活潑，只要付出愛心，諄諄善誘，亦言聽計從，但面對這些小孩子如何對待，實費思量，只有本著真誠相待，耐心溝通的原則，共謀班務之推行，在大家和樂融融的環境中，同堂學習，精誠互助，如此相處一段時間之後，發現同學均能同心協力且對已信任有加，一年級的班代，即在同學的愛護及熱心支持下，順利完成任務。

二十年來最難忘記的一段往事即是在第一個暑假之前，本系接受中國大陸同胞救濟總會之委託，派人至三峽鎮插角

訪視一位申請救助之義胞，我步行五個多小時始到達一座山頂極簡陋的小草屋，發現屋內破床上躺著一位身患嚴重肝病之青年，當入屋說明來意後，他勉強招呼我喝茶，此時，已經長途跋涉正口乾舌燥，未及多慮，喝下放在桌上的一碗冷茶，俟訪問完回家一個星期後，總覺得身體不對勁，即赴榮民總醫院，請醫師檢查，其告稱：已感染急性肝炎，須立刻住院治療，在療養期間，真是愧對內子，她每天不但要照顧四個月大的兒子及家庭，還得另外準備較營養的食物並煎熬中藥送至醫院，雖然經過月餘住院治療，但肝疾並未痊癒，奈學校已開學，為免耽誤學業，造成再次失學之苦，只得請



求醫生准許出院，醫生相當無奈下，勉強答應所請，並再三叮嚀，千萬不可過度勞累。已赴學校註冊，學校原本規定每學期修學分不得少於二十二個，深蒙當時任助教之楊老師國賜，李老師建興之協助，打破往例，特准修十六學分，在老師及內子的關愛照顧下，不但

使已肝疾很快痊癒，也完全恢復往日的健康。如今，回想起就讀師大四年當中，承蒙老師們諸多照顧教導，不勝感激，尤其是陸老師光，不但在學業上賜予許多鼓勵，在工讀方面，更是惠予許多不可多得之良機，因此能在學習當中得到工作經驗，在工作中得到新知。老師們的大恩大德，在此向您們致最高謝意外，並永記己心！

驅歌奏畢，同學們各奔西東，每人均依所學從事教育、社工、圖書管理、新聞等事業機構實習，當時由於自己在畢業前即覓妥實習單位，因此未填分發志願，孰知事與願違，當已至事先洽妥之實習機構報到時據告：該單位奉命不但不

准進用新人，還得裁員百分之十五，正在煩惱之際，又接到被分發至屏東九如國小任教之通知，接二連三的不順利，真令人發愁，左思右想，如果不去報到即會失業，若是單槍匹馬南下上任，撇下遠在台北的妻子和幼子誰來協助照顧？再則若帶母子同行，而內子之教職又怎麼辦？種種的思量不斷湧上心頭，正在煩惱不知所措之際，可能是內心的痛苦，感動了上蒼，在一個聚會裡，遇到一位政大畢業，任桃園縣立興南國中校長的汪慧佛先生，仲出「溫馨動人的援手」，禮聘已為該校二、三年級專任國文兼任公民、美術老師，國文是我在母校時，按規定選修之輔系，雖然成績不是很好，但教

國中不致有太大問題，公民科以己之經驗，也可應付，唯有美術科是屬於一門藝術，若無一點素養，即使是教兒童、少年，也很難勝任！在無奈之下，只好多找些有關書籍參閱，並請教具有美術專長的老師、朋友，以充實自己。所謂事在人為，天下無難事，事實證明，在上課前充份的準備及盡心的施教下，三科教學成績均不錯，於是多次奉學校指派做觀摩教學活動，不但深獲校長、同仁的好評，且得到同學們的信任和敬愛！雖然如此，內心仍然牽掛著台北的家，經常想著利用什麼方法，何時才能回到台北工作，以便就近照顧妻和幼子。猶豫多時，意外接到陸光恩師之介紹信，囑已速往



松山救總台北兒童福利中心，晉見老教育家熊芷女士，會面相談後，不但被她那高貴風範、博大學養、豐富社會經歷、高瞻遠矚之見解、樂觀豁達之人生觀所吸引，對老人家更是由衷的敬佩！與老人家雖然初次見面，不但相談甚歡，更覺

投緣，於是當面應允，待已學校實習一年屆滿，即受聘為該中心社會工作員。

六十二年暑假開始，辭謝興南國中教職，赴救總台北兒童福利中心任社工員，當時的社工組長，是五三級學姐丁女士蘭湘，在她的領導下，已建立了培養幼教師資的訓練制度，開創出我幼教範例，研究多元化、科技化的教材教法，以高鐘點費禮聘學有專長之精英任教，公開招收高中（職、公商）畢業及在職幼教師為學員，施以六個月的專業訓練，在兒童福利工作方面，收養大陸來台義胞家庭變故兒童，給予家庭式教養，使兒童在生活中得到適當照顧，在專業人員輔導下，發展健全人格，使其正

常成長茁壯，培養其做個有用的人。在社工方面，成效更是卓著，凡社工員、心理輔導員、體育指導員，均由各大學招聘而來，按其所學，給予個案、心理、體育輔導、團體活動、社區發展等職責，由其推動社區發展，在丁學長有效的利用中心之人力、場地等資源及精心規畫下，使小小的北市康莊社區，一變而為一個極具盛名的大社區，在社區發展方面，不但多次或得台北市政府的獎勵，且更贏得社區居民們的信賴、讚許和感謝。平心而論，救總台北兒童福利中心，能有名聞遐邇之美譽，丁學長當居首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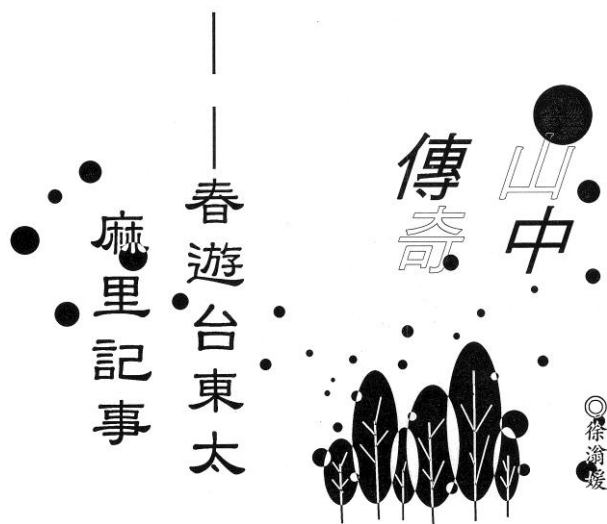
在今日，雖然科技發達，民智開通，但我國機關中，具

有門閥恩惠者，仍大行其道，例如過去任職救總台北兒童福利中心之前任主任，係某名大學社會系教授，行事高傲跋扈、自私自利，專用親人門生，上下其手，打壓異己，丁學長即在其師生施壓下，提前退休，令人惋惜！自丁學長離開中心後，不是其門生故舊之社工員，感受到更大的壓力，許多人在其蠻橫不講理的情形下，多辭職他去，因此，余亦於七十六年請求調至總會，一本初衷，繼續服務社會國家。

今天區區能有如此小小的成就，衷心的感謝恩師們的栽培、長官們的愛護、內子的犧牲和鼓勵，不才遭逢亂世、烽火亂離、戎馬餘生之際，幸能側身大學殿堂，接受知識洗禮

，沐浴恩師德澤，享受同窗溫暖情誼，擁有幸福的家庭生活，固由於當初一念之堅持——堅持求知（不做老粗）亦得感念這周遭許多因緣的促成，蘇子（軾）云：「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走過半百人生，前塵往事歷歷可數，有歌、有血、有淚的一頁頁，那能輕易忘記？聊書數語，藉供談興，瑣碎之處，或將貽笑大方矣！尚請包涵。





灑在山顛上的孟春，就在
一棵櫻花樹初綻的綠葉上展現
了豐彩；每一片細薄薄的葉
子，以藍天為背景，緩緩托起
一輪淡金的太陽，在風中舞動
著歡呼。顯然地，我來遲了些
，花期剛過，僅殘存幾朵淡粉
紅的花，和葉片依偎。
我是四月春假上山的，已
來不及迎接這棵櫻花半個月前
才迸發過的風華。現在她以一
襲青綠，獨自優雅的站在台東
太麻里一千公尺的金針山巔，
而我，僅能站樹下，冥想著她
的輪迴：櫻花在秋天落光了葉
片後，成了枯寂的眠木，整個
冬天裡，她像關閉入定的僧人

之一 美麗的誤會

獨唱

徐渝媛

隔了悠悠時光的兩岸
你說你的台北我說我的台南
說不清的是歲月關山
選個午后 依舊談唱一首
遙寄二十年前拂過青柳溪的風聲
想著1972終成一朵雨中的葵花
無從記得那年曾熱戀過的太陽
呵我和我的驕傲也對酌得這麼久了
其實 其實
這原是人生極簡單的線條——
許多的悲喜 只准自己品嚐
許多往事 只有永遠沉澱
但能催醒記憶的絕句
仍舊抑揚頓挫地迴響在
紅樓的長廊

。可是一到三月，氣溫逐日上升，春風輕拂，她也悠然醒轉，隱藏在禿枝下的千萬花芽正蠢蠢欲動，她靜悄悄地鼓著蓓蕾，突兀地，千朵、萬朵同時怒放，將生命做了最淋漓的詮釋——

但是，真沒想到，我眼前這棵親愛的櫻花，她的生命竟然脫過一次軌。這是她住在山中的主人告訴我的：去年七月颱風來襲，她那滿身綠葉遭強風刮落，一片不剩，純真的她以為「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居然再度迸出了一樹驚心動魄的繁花，那些繁花就這樣抓住了一個不屬於她的夏天。她的往事還真讓我深深震撼與迷惑。

此刻，那幾朵殘存的淡粉

色的花，若隱若現的從葉間探頭。我想，我會記得，下回和她約會，還在淡淡的三月。



之二 夜探

對山的印象一直停留在氣派、挺拔、壯闊，或者是粗獷、原始。像曾經攀登過的觀音山，遊歷過的大雪山、中橫、南橫。而太麻里的金針山，就不具這些面貌，既不高亢偉岸，但亦不嚴肅冷淡。她溫柔婉約，是茶園、金針花的故鄉；鼯鼠、野鳥的家園，或者說，她是清麗雋逸的詩詞。

只緣於黃昏時，幾位山裏的原住民談起，在金針山的懷抱裏，孕育了一些「會發光的樹」，我這顆心就不安分了，興起一探究竟的念頭。想到入夜登山，胸中就飽滿了豪氣，

那股悠遠的神秘就在心中渲染開來，整座山開始對我頻頻呼喚，無法抗拒。

夜：從黑褐色的樹林延伸出來，一棵棵的樹撐起了幾顆疏落的星子，夜在這山裏是異常的寂靜，幾聲蟲鳴，立刻被無盡的空茫吞沒。四周一片混沌，只這方山谷透露知本朦朧的睡眼。千山之中，我們靜聽大地的禪唱。

沒有月光，我們一行五人正朝向傳說的核心探索，只知道往前走再往前走，走過了長長的歷史，走出了世路的崎嶇。我們的腳步聲是這天地間唯一的高音；一路出沒的螢火蟲是這夜裏千古不滅的燈。我滿懷喜悅把去感覺山的呼吸風的低語春天的氣味還有生命的流

動及蛻變，我看見漫漫的塵土蜿蜒的小路難選的亂石蒼茫的寒霧草叢林木及——發光的樹。

會發光的樹，美麗到超乎想像，教我驚愕教我懷疑教我耽憂教我心痛教我手足無措教我茫然欲泣還教我想到了徐志摩說的「頓感神異性的壓迫」。會發光的樹幹散發著神秘詭異的磷光，是凝聚了千萬隻螢火蟲的磷光？還是灑上李白「靜夜思」裏的秋霜？是吸取了日精月華？還是附著被抖落的星光？——當然，我也不知道答案。

真的是滿懷喜悅地告訴你，這座太麻里的金針山就是由詩詞及傳奇構成的，這是你不能否認的事實吧！

後記：

畢業至今，已七千多個日子了，七千個日子是七千顆珍珠，每一顆都閃爍出它的晶瑩、溫潤與細緻。這二十年也是一本豐富的剪貼簿，裏面每一頁生命的篇章，如詩的雋永，如散文的濃郁。

我依然是是你當年看到的我，熱愛著自由，崇尚著自然。

從這兩篇詩及散文，你能窺見，我仍保有赤子心。想不到吧！我還會去關懷台南街道旁，黃花風鈴木的一樹燦爛、守候校園裏夜百合的一樹爛、拜訪人家庭院裏一株罕見的梨樹，偶爾，還會坐在公園的洋紫荆下回首，懷舊，嘆息時光的

貿易小兵 的心聲



每回同學們相見，都會有人問我怎麼改行做貿易？廿年來生活與工作的轉變，有時是身不由己，有時是懷著美麗的憧憬，試圖著改變現況，如今細數這廿年中經過竟然不知不覺中轉換了七個工作，這似乎不太符合我本人的個性，但這些轉變多少都是有些順勢而為，而沒有刻意追求的意思。

言歸正傳，我想利用這個機會向大家報告我的工作歷程，相信大家看完這篇報告，就不會認為我是離經叛道，不務正業。

話說民國六十一年畢業後，在於衡老師的引薦下進入中國時報擔任編譯，上班時間從晚間八點半到十二點半，四個小時，每天伏案翻譯國外新聞

匆匆。

當然，最喜歡看書，喜歡掏取書中光華的智慧，喜歡聆聽書中鏗鏘的金玉聲。感謝我的丈夫，他雖不太了解這些，但能接受。頗愧對我十二歲的女兒，因為母親心靈的盛宴常是自己獨饗，還沒教她如何品嚐。

我還愛我的教書工作，工作的使命感，讓我肯定自己，更充實了生命的內蘊，而認真地和周遭的人、事物親切招呼、殷勤懇談，尤懂得珍視擁有及憐憫關愛眼前一切善惡美醜。

任何人總有他們的過去與未來，任憑遭逢過生離死別之痛，生老病死之死，也祇能是一生一世，何必還迷信來生？

蹉跎歲月，猶若摧殘生命。不再等閒、不再悵然若失，怎堪坐待生命花朵，任由無情歲月摧殘凋零？

我深愛著我的家人、好友與滿園桃李。

我更慶幸，咱們永遠深深地惦記與懷念，直到永恆。



通訊社傳來的新聞，工作性質一成不變，白天到半夜，如此了一整年，且到入伍當兵去。當兵一年十個月後退伍，重回中國時報上夜班，由於白天空間太多，時間形成浪費。於是在歐陽醇老師的介紹下到育達商職擔任育達周刊——校刊的主編，其內容跟在校時主編師大青年完全一樣，一張對開的新聞紙，四個版面，分校聞、論述、生活報導與散文、藝習作。這個工作白天八點上班下午五點下班。於是我一天上班由四小時，突增到十二個小時，還好當時年輕體力佳，還頗能勝任，以此過了十一個月，這中間結了婚。後來覺得沒有成就感，且白天又賦閒了兩個月。再從報紙人事廣告欄

上找到一家外商公開徵月刊主編，跑去應徵，這個工作除了要會像編師大青年與育達周刊的經驗之外，還要把月刊內容翻譯成英文，剛好我都具備這些條件，所以輕易就錄用了。這是我的第三個工作，不過，都不脫離本行，編刊物，英翻中，中翻英，這個工作真正訓練了我用英文寫作的的能力，對我日後能順利轉入國際貿易大

睡覺。睡眠五個半小時，工作十三小時，長期下來。體力漸感不繼。想來總非長久之計。始此也過了十一個月，六十六年三月間又在報紙的人事廣告欄上看到大陸工程公司招考國外工作人員，前往應徵當時未開放觀光出國是很不容易的事，能到國外去工作更不容易，工作地點是沙烏地阿拉伯，是個完全陌生的地方，只知道那個國家盛產石油，不過工作與生活完全由公司安排，也就毅然決然的踏上旅途，揮別妻子與年僅一歲半的幼女，飛到萬里之外的沙烏地阿拉伯。另一個新的人生旅程，從此開始。與國內的新聞工作從此脫離，這一走，也就注定棄文從商的命運，漸行漸遠，以至成

為貿易界的第一線尖兵，在國際市場參加衝鋒陷陣的行列，



台灣經商奇蹟在這段期間的美名響徹全世界，我正好身逢其

盛，也插上一小角。

抵達沙烏地阿拉伯是我國六十六年六月間，沙國是沙漠氣候，高溫、乾燥，整天白晝溫度常高達攝氏四十七度，相對濕度約四十到五十度之間，對我們常年生活在八十度到九十度之間的人而言，的確不舒服。不過，當時抱著既來之則安之的心理，忍受下去。

大陸工程公司當時正承包沙國工業電力部的新建辦公大樓，我去的時候工程已經進行了一年多，大樓的結構已完竣，開始外牆的裝飾與內部的裝潢，我的工作是在工地材料零星採購，每天開著半噸載重的小卡車，到當地市區建築材料店，採買工地工人使用的器具與材料，如鐵釘、鐵絲、剪子、

鉗子、電線、燈泡……。

由於這項工作，必須每天往市區的材料店如五金行、工具街、水電行買東西，跟當地的商人作最直接而頻繁的接觸，所以逐漸了解他們的商業習性與風俗民情，也摸清當地的消費習慣與物資來源。同時，也學會簡單的阿拉伯話。碰到不會英語的人，可以用阿拉伯話直接與他們交談。這個工作也持續了十一個月，照公司的合約，工作一年，回國休假一個月。於是回國之後，我就辭去這個工作。這是六十七年五月間的事。

離家這一年之中，倍嘗思家之苦，當地工作既累生活又枯燥，時時想到早日回家。其間曾經幾次在大街上遇到台灣

貿易商人，手拾提箱前去兜攬生意，於是提醒了我，他日回國後，不妨改做貿易來此地招攬生意，豈不輕鬆愉快了何況沙國本身不產物資，全部仰賴進口，能做的生意太多了。這就是我從事做貿易的念頭的開始。

六十七年五月回國，在家休息了三個月，然後開始由報紙人事廣告欄找貿易公司的求才廣告，幾次應徵後，找到民權東路上一家小型貿易公司上班，策劃我的開拓沙烏地市場的行動。但由於這家公司財力不佳，四個月後計畫夭折，我真正失業了一個月。然後在歐陽老師安排下，到陶聲洋防癌基金會編纂該會宣導刊物，這個工作只暫時棲身，但已是我

的第六個工作了。

這時，我仍繼續找尋進軍沙國市場的機會終於在朋友的介紹下，認識一位從事小管建材出口的王先生，跟他合作，由他尋找國內供應廠商，我則飛往沙國找尋買主。



六十九年七月，我是二度飛抵沙國，身份變成台灣的貿易商，但由於沒有貿易經驗，險些鬧笑話。所以第一次的出國招攬生意，可以說是失敗了。

這時剛巧我的好友林先生，離開原服務的貿易公司，出來自行創業，開設貿易公司，我隨即前往投靠。由他指導我生意技巧，我則幫他處理英文書信，相輔相成。從此真正開始我的貿易生涯。

七十年元月二日，我的兒子出生，元月十日，由於沙國簽證到期，我立即飛往沙烏地，開始拎手箱走天涯的日子，所以我的貿易公司可以說是跟我兒子同時誕生。這是我的第七個工作。從此以後，我再也

沒有換工作的念頭了。

匆匆十一年頭過去了，兒子已經十一歲，我的公司也十一載，稚子日漸茁壯，公司生意也日趨穩定。但由於世局多變，台灣貿易正走向轉型時期。其間風險變幻其大，將來如何走向，難以預測，不過台灣的生意人韌性強，可以一句話來形容，「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這套中國人的韌性哲學，大概是我們屹立不搖的最大原因。

這段棄文從商的經歷，就像一篇天方夜譚的故事，每個聽我說經過的人，都會嘖嘖稱奇，而認識與不認識的人，都會說我怎麼看都不像個生意人，倒還像個學校的老師或公務員。當然，我總把這句話當作

是在稱讚我的人品或佩服我的膽識，而不是揶揄我的能力不足，十多年生意做下來，還沒有賺大錢，發大財。我會笑著回說，如果我讓人一看就覺得是個奸商，你願意跟我做生意嗎？大家一聽，都會心一笑。

二十年彈指間過，我們都已四十開外，臉蒼蒼，視茫茫，齒動搖，人生的自然衰敗，都無可避免在身上發生。而現實生活的壓力，似乎主要是催化劑，青春的影子漸去漸遠，而唯一能讓我們重溫廿年前的年少情懷與青春活力的機會，就是每一次的同學聚會，你說，是嗎？



借子敏的兩句話來開場：
「凡是曾經發生過的事，永遠不消失。時間不一定有意義。如果你能發現時間的沒有意義，你就能肯定生命的不可。凡是曾經相遇的人，永遠不再離去。空間不一定有意義，如果你能發現空間的沒有意義，你就能肯定情感的不可。」

畢業二十年，大學同學認識已二十四年，將近四分之一個世紀，真快！光陰似箭，一點兒不假。好在，曾經發生過的事永不消失，曾經相遇的人永不離去；大學時代的生活和感情，對我來說，真的「不可」。

五十七年九月新生訓練，我坐在體育館摺疊式的鐵椅上猛抄筆記，戴美菱坐在我旁邊，好長的秀髮，竟是從緬甸來的呢，「四海一家」的感覺油然而生。黃寬學長和蔡淑蘭學姐是我們的輔導員，以後常把他們兩位當

活 和 情 感

成「老師」看待。上課後，我總是跑著趕往下一節課的教室佔位置（第一列最中央的位置）和擦黑板；考試前後，一大早就在圖書館前的草地上背書（如「秋聲賦」）。大二住宿舍，



才開始多采多姿的大學生活：對號鎖號碼八〇八（爸領爸）、跳土風舞、在宿舍裡常笑的人仰馬翻。徐瀟媛的臺灣國語；陳婉真在十點關門後還爬牆出去和蔡璧鑫聊天兒，抽屜裡生了

一窩粉紅色的小老鼠而不自知；李紅的龍泉街清掃隊；省吃儉用而去買迪奧（Dior；當時最時髦的時裝店了）的拍賣洋裝；一起去電力公司旁老闆娘處做衣服；介紹男朋友，昏天暗地的單戀起來。圖書館組的功課多，我們卻不以為苦；期末考前殺到杜惠明家一起唸書，不考試時翹課去東南亞看電影。大三以後大家都有自己的伴兒，班上的活動就熱絡不起來了，「放單飛」！我常在社會教育等課上，補寫前幾天的日記，同學常問的話：「寫到幾號啦？」從大一開始，沒斷過的當家教，O東車上啃麵包，很慘！除了大二住宿，其他均自行賃屋，總計四年搬家十次，每次搬家都是曾金樓大力士來協助的。

畢業後的二十年，先在北縣文山國中教國文，接著回系裡當助教，然後走上努力讀書的不歸路——文化史

◎郭麗玲

不 朽 的 生

研、美國威斯康學教研、政大新研、美國西門斯學院圖研，是福也是苦！僥倖升了講師及副教授，只有一句話：「感謝主！」神保佑我及我一家——外子鍾柳生體貼顧家；女兒逸凡初三，聰穎貼心；兒子里泉國小一年級，可愛孝順；夫復何求？再加上這麼多二十年以上交心的老友，真是於願足矣！我珍惜二十年前的這一段生活，更寶愛全班五十幾位曾經相遇的好同學。在我心中，你們都是不朽的啊！

所能感謝師恩的是：在師大母系擔任老師認真教學，當導師盡力輔導同學，在研究方法努力趕上。很慶幸的是：今年獲得「最佳優秀教師」的榮銜，不是我優秀，是所有老師把我教好的，是主耶穌、父母、先生、朋友和學生們鼓勵我成為這樣一位老師的，在此只有感恩和感謝。



HELLO! 阿樓!



◎ 郭麗玲

糊塗曾金樓一通越洋電話就把二十年的債扔給了我。奈何天？交友不慎，只好代筆。阿樓在大學時代就把學生証弄丟好幾次，偏偏還強辯的說：「我沒弄丟！只是不知道放在那裡！」好在大一到大三都還沒有對學生証掛失做任何懲罰，不幸大四時，這條法令終於定下來了（可能就是阿樓太麻煩教官及訓導處所致），也算是對師大校規的建樹了。阿樓一直都苗條有加，曾穿一件緊身毛衣及牛仔褲躺在圖書館前草地上拍了一張照片，沖洗出來後，大家都說可不能流傳到海峽對岸去，不然一定會被宣傳成台灣同胞都吃不飽，個個如餓殍。

大一時，女生宿舍不夠，除了僑生住宿外，其他則依家的遠近分配，我們班本地生八個人一間，分別是花蓮的李紅，高雄的郭子，台南的老徐，彰化的許信貞、吳芳瑩、陳婉真，台中的謝家瑛及苗栗的黃春華。阿樓在新竹，落榜第一名，氣憤填膺，但是她卻是我們寢室的常客，因為她的兩個死黨（阿華和我）都住宿舍嘛。別看阿樓弱不禁風，她的力氣可真大

。我們四年大學只被允許住了一年宿舍，其他三年都自行在外賃屋，由於種種原因，我們這些無殼蝸牛常常搬家，每次搬家都是阿樓來幫忙打包和扛行李；她真的很行的，一扛就走了。她說在竹北老家，每天都要扛水的，所以手臂上還有和「O」一樣的上臂肌呢！她另一項優點，就是「不跳課」，不論多忙、多累、多懶得上課，她最後還是會出現在教室裡，她的名言：「睡眠中可以學習。」所以就算是在上課時打瞌睡，她說隱約中她還是聽見了老師說的事情和道理。

畢業後留在竹北老家教書，後來老徐做媒把她嫁了給邱家祥先生，他在台北台塑企業上班，阿樓只好參加台北市英語教師甄試，某年暑假在孫逸仙圖書館K了兩個月書（甄試大全），終於如願考上，分發到台北市最高的陽明山格致國中。她結婚後住在新店，每天天天未破曉出門，放學後又跟文化大學學生爭搭公車，總是披星帶月地回到新店家中。過了一兩年，先生奉派前往美國伊利諾州的分公司任職，阿

樓就辭職，隨夫婿前往美國去了。現在仍在伊利諾州，買了一個很不錯的房子，門口有一個大湖，風景很好；有一對子女，老大兒子大約六年級，曾獲國語演講比賽前幾名，老二女兒大約二年級，鋼琴比賽榮獲大獎，尤其出落得十分可愛、邱先生尤其體貼阿樓，家裡大小家務他可以一手包辦，因為阿樓懶散成性不愛打掃和整理；若先生出差她就如魚得水，東西可以亂丟，碗盤可以不洗，洗澡、洗臉均可以省略，恢復她的自由身。阿樓目前在電腦公司上班，擁有美滿的家庭，溫柔的先生和聰穎的兒女；她還常要嘮叨幾句，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們的二十年～

◎康宗虎

二十年來，同學各自發展，甚少相聚，有些同學自畢業後就沒再見過。部份同學雖然偶爾碰面，亦多在匆忙間，無機會深談，或許這就是現代人的一種無奈吧！相聚與回憶總是美的，希望藉此專集讓我們做個心靈的交談與經驗的分享。亦期盼著二十年後相聚的到來．．

當林東泰學長來電說：八十一年是我們師大畢業的第二十年，系友將出版「我們的二十年」專集，希望每位同學均能寫篇感性的文章，共襄盛舉。這是個很好的構想，也甚有意義，惟左思右想，真是為難，不知如何下筆。在公文堆打滾了二十年的我，可能只能以公文式的訴求向各位報告了，如不符「感性」的要求，就請來個「感性」的鼓勵吧！

二十年來，師大校舍已整體更新，當年我們住的宿舍（一〇八室）已不見；校園週邊環境更是進步，當年和平東路校門兩側的竹籬自助餐，龍泉街綿延排列的牛肉麵攤亦已不在，母校的脫胎換骨，進步茁壯，我們覺得十分欣慰。

二十年來，我們的同學各奔前程，在各行各業都有很好的表現與成就。幾位同學現在都成了系裡頂呱呱的教授，長江後浪推前浪，我們要為他們的成就表敬意。

二十年來，我們也許都變老了，但卻成熟而穩重，也大致擁有一個「家」，有體貼的另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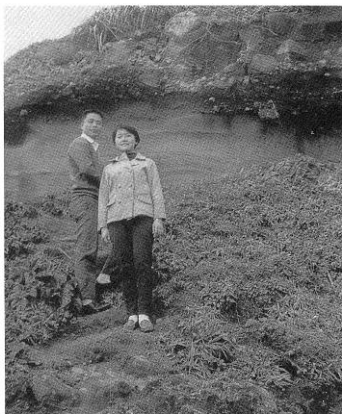
半，有可愛稱心的子女，我們要為大家的美滿幸福表示祝福。

二十年來，我一直服務於台北市教育局，從事教育行政工作，最先是擔任我們系的本行社會教育工作，再則接國民小學及幼稚教育業務，目前則主持中等教育工作。二十年的公務員生涯，總是在繁忙與規律中渡過。加強文化建設、推展幼稚教育、加強國中教學正常化及推展「國中畢業生自願就學輔導方案」等，均是經歷的重要工作，盼請各位不吝指教。

二十年來的變化與進步，有些固然是自然法則的演變，有部份或許是機運，但更是每個人艱辛奮鬥的歷程與成果。所謂：「曾經努力過的，必留下痕跡。」相信大家努力是必有成就的，願大家都事事如意。

二十年來，同學各自發展，甚少相聚，有些同學畢業後就沒再見過。部分同學雖然偶爾碰面，亦多在匆忙間，無機會深談，或許這就是現代人的一種無奈吧！相聚與回憶總是美的，希望藉此專集讓我們做個心靈的交談與經驗

的分享。亦期盼著二十年後相聚的到來，對我們過去的二十年聊個夠，更要祝福大家有更光輝美滿的未來二十年。



◎楊碧霞

畢業二十年感言

畢業二十年了，要我寫一段感言，委實不易，身居僑居地及外國多年，行文用中文的機會不多，我這技不中用的筆，快要生鏽了，總沒有辦法一口氣把文章寫出來，趕稿之際，唯有用年譜方式把過去二十年發生的事略述，各位系友，請勿見笑。

一九七二年畢業時，我選擇返僑居地實習，於是畢業後便離開台灣，返香港工作，在一所佛教的女子中學任教，並兼任圖書館管理員。

一九七三年 轉往香港浸會學院圖書館工作，負責中西文書的編目。

一九七四年 四月與江熾榮結婚，熾榮為台大地理系氣象組，與我同年畢業，熾榮于

七三年開始在香港皇家天文台任職，七四年進入香港大學修讀碩士課程。

一九七五年 子德紹於十一月出生。

一九七六年 被調昇為助理圖書館主任，負責編目組的工作。

一九七八年 德紹上幼稚園初班，在嘉名幼稚園就讀。

一九七九年 熾榮取得碩士學位，同年進入香港大學攻讀博士學位課程。

一九八二年 德紹進入喇沙小學就讀一年級。

一九八三年 大學畢業十年，舉家返台觀光，拜訪王振鵠老師，與系友郭麗玲、吳茜茵、蘇精等會面，同年暑假碧霞獲浸會學院獎

學金赴美賓州攻讀圖書館學碩士課程，熾榮留港工作，德紹由外婆照顧。

一九八四年 取得圖書館碩士學位，熾榮同年亦取得博士學位，暑假期間，熾榮帶同德紹赴美，舉家暢遊美國大小城市十多個，之後返香港浸會學院工作，負責中文館藏及自動化作業。

一九八五年 碧霞母親與世長辭，哀哀父母，飽嘗子欲養而親不在的滋味。

一九八六年 舉家往日本觀光，又往台灣探望師友，與此同時碧霞在中央圖書參加圖書館會議，之後往日月潭、阿里山等觀光。

一九八七年 辦理移民澳洲申請，同年往北京、長城、承德等地觀光。

一九八八年 德紹升讀中學一年級，舉家往菲律賓欣賞熱帶風情。

一九八九年 碧霞父親先逝，悲慟不已！同年獲澳洲領事批准移民澳洲。

一九九〇年 三月移民澳洲墨爾本市，五月份開始於MUNSH大學圖書館工作，任職中

文編目員，熾榮待業半年，九月份在澳洲聯邦氣象局工作，德紹於墨市的喇沙中學就讀第八班，同年十二月，碧霞轉往墨爾本大學東亞圖書館主任一職。

一九九一年 四月赴美開會，受訓及考察三星期，德紹轉往一所私立中學 HALESBURY COLLEGE 就讀第九班，工餘夫婦倆均熱心參與教會侍奉工作，聖誕節舉家返港探親四星期。

一九九二年 修讀墨爾本大學日語文憑課程，並為社教系畢業二十周年撰寫感言。

往事依稀，感謝上主，讓我有機會在過去二十年把事業的根基紮穩，今天可以在外邦屹立不倒，盼有一天能與各位系友會面，互訴衷情，限於客觀因素，未能如願，謹此祝大家健康進步。

楊碧霞稿 一九九二年二月十日



笑容依舊

◎許璧蘭
(許素美)

離校二十年，盡忠職守，俯仰無愧，不負師大栽培。
真正覺得「得之於人者太多，出之於己者太少」。所以要
感謝所有隨時給我安歷、助力、鼓舞及勇氣的親朋好友及學生
們！
二十年前有年輕不經事的笑容，二十年後也依然有一份知
足的笑容。雖然有失落、有傷心的時後，但我仍然對未來充滿
希望。

女強人

許璧蘭老師

◎郭麗玲

我姐姐住板橋，兒子數年前唸海山國中，
我姐告訴我說她兒子的老師真認真，是女強人；
連國文第一冊的難字都叫學生回去寫十行。
哪有國中老師還管這些的？但是這位女老師就
偏偏管，每天都改作業，出考題，一路考。我
姐姐說：「哇！你們師大訓練出來的師資真厲
害。」後來同學聚會時，詢問素美（未改名前
）為何海山國中老師如此兇，如此有精力？她
問我何以有這些看法，我說：「我姐姐兒子在

該校唸書啊！」她說：「什麼名字？」我說了
以後，許大笑：「他是我學生啦！」我說：「
哇！女強人就是妳啊！原來社教系訓練出來的
老師才真不是『蓋』的。」
後來，素美丈夫罹患鼻咽癌，為怕自己名
字不好、相剋，立即改為許璧蘭；沒想到身份
證還沒改下來，先生竟已先走一步，害她要辦
許多事都因名字不對而麻煩不已。留下一個可
愛的男生周辰陽保護璧蘭，我們都為她著急。
璧蘭曾說到放假日最難過，留在家裡會思念
先走的那一半，去朋友家，家家都是天倫樂，
心裡更不是滋味；常常帶著兒子去壓馬路或逛
街，一逛一下午。聽到這些，心裡好傷痛，璧
蘭要擔當的事比我們多多了；好在她還能想得
開，旅遊、自我排遣。以後若有空，大家多跟
她聊聊，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了，可以無話不談
，也可以安慰她的寂寞。

記得大一，素美邀我們全班搭火車去鶯歌
，在她家又吃又鬧，那次誰沒去？現在大家都
多了二十五歲了，趁這次墜丁之旅好好談談吧



20年記趣

◎ 陳進榮
余秀鳳

放下聽筒，我大叫一聲「中了特尾」！同仁目光齊注，我立刻將此消息向那位「老大」報告，並且動員人力投入，結結實實打了一場勝仗。那晚，我腳跨過辦公室門檻時，突然領會了泥水之戰，聞悉捷報後斷了木屐而不自知的謝安的心情……

美國報業大王赫斯特在芝加哥創辦美國人報，創造的奇聞奇事很多，我對該報處理死刑犯哈奇被處絞刑曲折又驚心動魄的過程，感觸最深。許多美國人稱該報為「瘋人院」，從業人員成了「瘋人」。廿十年新聞生涯，我也有刻骨銘心當「瘋人」的類似經驗。

哈奇被執死刑的時間是預定在上午十時至下午二時之間，因為監獄裡不允許任何人用電話或電報彼此聯絡，所以依慣例，記者只能以藍色和紅色大手帕做為傳遞信號，當死刑犯離開囚房去受刑，便揮動藍色手帕，一百公尺外的記者看到信號，便將消息以電話傳達至報館裡的撰稿人。約幾分鐘後，絞刑吏使繩索下垂，在監

獄內的記者又向外揮動紅色大手帕，同樣方式傳遞消息回報館。

美國人報為了搶發行，在當天上午便趕印了七萬五千份報紙，並且布署了周密的發行系統，等到行刑開始，便萬箭齊發，將報紙發出，然後不斷換版報導最新消息。

這種採訪、發行計劃從未發生差錯，因此，上午十時三十分，藍色手帕一揮，「瘋人院」的「瘋人」便開始作業，將預先印好「哈奇被絞死了」大標題新聞發到全國各地。報館上下如醉如癡之際，細心的採訪主任發覺到為何遲遲沒有紅色手帕傳遞回來的信號，究竟出了什麼岔？

原來，行刑前，哈奇聘請

的兩位律師與聯邦法院的執行官，以憲法保護權利遭到違反為由，企圖阻止執行哈奇死刑。哈奇因而被由刑場押回法庭重審。但是，監獄規定不許記者立即傳遞這一則緩刑消息，所以，忐忑不安的「瘋人院」的「瘋人」遲至當天下午一時三十四分，才接到紅色手帕信號，因為哈奇律師的請求被駁回，哈奇被重新送回刑場，上了絞刑台。從藍色手帕到紅色手帕的揮動，歷經三小時又三十一分，「瘋人院」的「瘋人」差點發瘋，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鏗而不捨的採訪主任親自執事，不因情況未明與可能哈奇被重審判刑，而「哈奇已絞死」新聞已刊出而焦急、氣餒，他仍堅持繼續印報，

並已決定不惜掛冠。結果哈奇沒有逃過鬼門關，採訪主任卻到鬼門關繞了一圈又回到現實，嚐到了最甜美的勝利果實。

我的「瘋人」處理新聞經驗的主角不是哈奇，而是新竹眷村殺人集團首腦吳新華。七十六年冬天，以殺狗練膽聞名的吳新華，在失蹤一年後，至警界與新聞界幾乎認定他已死亡，因而逐漸把他淡忘。

一天夜裡，我剛從報館下班回家，剛脫下外套坐在客廳沙發，內人余秀鳳端上一杯熱茶，還沒有喝，電話鈴聲響了，原來是警界好友打電話密告吳新華人在新竹出現，刑事幹員已趕往圍捕。

聽完電話，我熱血鼎沸，立刻打電話要線上記者查證，

跑刑事局的記者回到刑事局辦公室，除值班人員外，未見外勤隊人員，我接著要找局長、副局長，結果均不在家，也不在辦公室。職業經驗告訴我，苗頭有些了——今晚有得瞧了。

我有個習慣，會為重大新聞事件建立一個小檔案，包括人頭照片，以備三更半夜要用便可派上用場，否則萬一資料室關閉或者臨時找不到資料，可就掛胸頓足也惘然。當晚，我從家中找出吳新華的檔案，乖乖寶貝，還有他的人頭照片，我急速打電話回報館告知編輯台，我有重大的新聞，將趕回去換版。

屋外下著雨，跳上汽車一路飛馳，上車前，內人曾要求

隨行，我告訴她又不是越南兵打仗，攜家帶眷，她瞪了我一眼，回屋睡覺去。

抵達報館後，我要求台北與新竹的記者雙向查證，台北回報，在新竹的刑事局高階主管知道我在查證吳新華是否出現的消息，因而打電話回台北，沒有收獲。

我不會相信片面的情報，親自打電話找到新竹的記者，他不知道警方在圍捕的對象是誰？只知道是要捕捉要向六合彩組頭勒索的不良份子。我知道，警方放出的是假空氣居多。因此，我也不予點破，以免消息走漏，我只問他刑事局的辦案人員是否已撤兵？局長、副局長是否已北返？他告訴我剛在進行第一波掃蕩行動，等



一下還要進行第二波行動，我心中已經瞭然，刑事局高階主管所言撤兵是謊言。

由於告訴我線索的密線，以往的紀錄是萬無一失，加上當時刑事局因為爆發一件瀆職案，內外因素綜合，刑事局局長、副局長又親自出馬，我知道吳新華「重現江湖」的可能性應該是百分之百，刑事局要以這條大魚來沖淡瀆職案的壓力。

就像看到「瘋人院」的藍手帕，我決定放手一賭，吳新華重現江湖的消息終於換上一版。我自己執筆這則頭條新聞，發稿過程相當有趣，我向主編要多少字，他要我寫多少算多少，我不從，要他細數換版位置、扣掉標題與吳新華人頭照片後共需多少字，「四百廿個字」，我給他剛好的字數，換版後，版面沒有多餘的空白

。

照我估計，當天一早吳新華應該會落網，晚報應該會頭題條跟進，不料，下午見到晚報的消息，竟是吳新華重現江湖獨家消息，空穴來風。我成



了媒體的箭靶，不過，我仍深具信心，因為，在新竹的刑事局幹員仍未移師回台北。

當天傍晚，報館的「老大」很客氣的問我吳新華的下落，我知道這個合作不久的長官，對我仍然信心不夠，他丟下一句：「這則新聞明天應向讀者有所交待。」後便走了。

晚上七點多，桃園記者打來一通電話，吳新華在桃園一家飯店內落網了，放下聽筒，我大叫一聲，「中了特尾」，同仁目光齊注，我立刻將此消息向那位「老大」報告，並且動員人力投入，結結實實打了一場勝仗，那晚，我腳踏過辦公室門檻時，突然領會了肥水之戰，聞悉捷報後，斷了木屐而不自知的謝安的心情。

哈奇被絞死的新聞，從他走出囚房，重審到被執行，歷經三個小時又三十一分，吳新華從警方圍捕到落網，經歷了十九小時。從事新聞工作十八年，卻是畢業二十年工作中最難以忘懷的案例，新聞工作的壓力，酸、甜、苦、辣，也盡在其中。

六一級新聞組畢業同學，有幾位投入新聞界後又改行，目前留在新聞界的並不多。記得畢業那年，于衡老師曾鼓勵我繼續進修，我知道自己不是讀書的料子，因而在老師的推薦進了聯合報，在基層擔任採訪工作十三年多，從地方到全國警政新聞採訪，秉持著廣結善緣與誠信的原則，在新聞採訪上，無往而不利。

七十六年九月，告別了聯合報，轉到較小的報紙自由時報，我也多涉獵了政治、經濟方面的新聞，迄今對新聞工作只要能發揮，仍然一往情深。

內子余秀鳳與我大學同班，畢業那年我們便決定：我從事新聞工作，她則在學校教書，廿年來，她始終吃英文飯。她對教育的執著不亞於我新聞工作的辛苦，喉嚨經常失聲，她從來不抱怨，沉醉在學校園地裡。每年寒暑假，我們總是安排機會出國渡假，有段難得共同時光，也慰勞她的辛苦。

出國期間，碰到有練習英語對話的機會，余秀鳳總是不放棄，七年前到美國，她與銀髮族美國老太太嘰哩呱啦，毫



不畏懼，美國老太太問她在美國住多久了？她答說從未在美國長期住過，只有觀光，老太太相當訝異，堅不相信，以為她在美國至少應該住十幾年，才會說那樣的英語。她不知人家是客氣，還自我陶醉，添增

不少信心。

去年到南非，在海邊吃有名的龍蝦，太陽傘下，加奶油烤過的龍蝦特別芳香。隔桌一對英國夫婦帶著活潑的小男孩也在享受野宴，小男還爬樹、哼歌，密斯余（註：學校學生對余秀鳳的稱呼）又動了撈本之念，先與小男孩對答，接著直搗黃龍與英國夫婦聊個沒完。

這對倫敦來渡假的夫婦，對密斯余的英語相當感興趣，他們知道她來自台灣，卻問她英語在那裡學習？她答說：「就是在台灣學的。」兩夫婦似乎有些意外。密斯余為此又快活了好幾天，一路上喜形於色，忘卻了平日沉重的壓力。這一屆台灣大學醫科高材

生呂宜祐當選大學先生，在國際學生舞台上，流利的英語與翩翩風度，讓許多人留下深刻印象，密斯余更是雀躍，因為呂宜祐是她的高足，在校時便代表學校參加校外英語演講比賽，擊敗國中組七十多位對手贏得冠軍。「我早就知道呂宜祐不是省油的燈。」密斯余醉在春風裡。

社教系畢業，忽忽廿歲，夫妻倆並無任何成就，只是投入從事的工作，系友林東泰教授囑咐撰文一篇付梓，惶恐之餘，又怕落個不合群的惡劣印象，只好硬起頭皮，厚著臉皮，記下一些記憶較深的工作經驗，總算交差，了卻一件心事，望諸位師長系友海涵，不要見笑。



※廖靜霞花絮
大家叫她「尿屁霞」！她是班上的黑美人，和男生最有緣了！
——郭麗玲記——

重筆描廿年



◎ 陳秀美

接到郭子的信，提到「我們的二十年」，像是個「中限已到」的通知，不得不駐足片刻，細細回想這二十年！我們還能有多少個二十年呢？這一個也許是「日正當中」，下一個該是「夕陽無限好」，再下一個則是「黎明前的黑暗」，充滿再生的希望了？多少人樂此不疲往返穿梭？

可以預見「二十年的飯局」端出的是酸酸苦辣四味，喜怒哀樂拼盤，有些同學也許會以甜湯共享，酸菜苦瓜自家嚐？！要聽那一年的故事？屈指一算，娓娓道來，添點醋加點油無妨！有些同學也許晉身貴族之林（單身貴族？），男中英雄，女中強人。有些也許「五子登科」（夫子或妻子、兒子、車子、房子、金子？齊全），其實也全看人心是否知足，「辮子」是車，機車也是車，高樓是房，斗室也是房！有人也許已經是某某「長」了！（至少也是「家長」——如區區在下）。只不知是否有人已升上祖父、祖母級，那才是我們的先鋒！想必二十年來，每個人都同樣在走學業、婚姻、



家庭、事業的路線，身份也變了幾變，只是順序輕重有別罷了。太陽底下已無新鮮事？

我的二十年有十五個是在美國，其中十四個是在南加州。先生是哈南加大，開學第一天經他自我介紹認得的。往後由於他常常在教室、圖書館、電腦室相伴，幫忙背書包背的很勤，想來背屎布袋也一樣稱職。於是在最後一學期決定「平嫁」於他（這年頭「下嫁」有歧視之嫌，「上嫁」有高攀之虞，「平嫁」之稱想來較為恰當！）畢業後馬不停蹄先後在三四家公司工作至今，屬於上班族，先生則中途轉業作自由人。兒子如今小學四年級，比爸爸英俊聰明，女兒小學一年級，比媽媽漂亮伶俐，足堪告慰！此外除了遊山玩水、吃喝玩樂之外，柴米油鹽平常瑣事則乏善可陳了！

總覺得和同窗好友共享二十年的經歷或心路歷程，除了生活應尚有其他？在詩人哲人之中見知音？在老莊孔孟之中證真道？在聖經之中求得救？在壇經金鋼之中悟本來？……看樣子不是一生一世能得。不如找位法師拍拍頭

，看看會不會開竅頓悟？既然根鈍無法頓悟那麼就求漸進了！初步的心得是人們所以會有無限的煩惱，皆由貪、嗔、癡而來。君臣不睦、父子成仇、朋友相背、夫妻反目、兄弟鬩牆小至家破大至國亡無非源於此。念念皆「貝」，以「貝」為心，多求不厭則為「貪」，「口吐真言」嘴裡心裡罵人，明裡暗裡傷人則動「嗔」，頑冥不靈鑽牛角尖作繭自縛則近「癡」。起貪、動嗔、成癡的根本所在在於人們有多與少，高與低，好與壞，愛與憎……等等分別，以及比較、對等之心，千門萬教種種道理，多少是教人去除三毒的不同法門。能去除這些「多心」，跳出貪嗔癡三界外，不必出家去當和尚尼姑也足見「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



日記五則

廿年

七月廿四日

星期五

近幾年來，一直在國外走動，少與大學畢業的同學們連繫。去年夏天，突然接到以前就讀的學校——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系裏郵寄來的信件，說要在八月底成立一個「社教系六一級『我們的廿年』」活動籌備會，盼望大家能出席。我因行蹤忽不定，回條打勾不克參加。

很久沒有跟一直「走不出校門」的那一口鍋子（郭麗玲）連絡了，我想這次應該又是她打的爛主意，成不了大氣候的。正要打電話去找她，忽然發現林東泰的名字也出現在師大教授名單中，這下子我篤定了不少。起碼，有男生辦事，場面絕不致像以前，老是稀稀落落。

說到林東泰，大約是六年前吧？有一回，我應邀到淡大對該校的書法研究社做專題演

回憶

八月一日

星期六

二十年，不算短。自從大學畢業之後的這廿年頭，雖然不是一個人生事業的顛峰，卻

是一生精力的高峰。在此一期間內，應該把握了人生的命脈，成家立業都在此一階段，誰都不能否認人生的精華都包括在其中了。

回想當年，我們大家都抱著一顆青春而活躍的心，有緣自四面八方而來，相聚在鐘聲悠揚的紅樓下，開始為數將近一千五百個日子的「由你玩」。玩夠了，大家又在驅歌中說一聲「bye, bye!」的模樣，現在如果努力去擠，仍然可以擠出一點形狀來：廖靜霞三八兮兮，郭麗玲神經兮兮，張文愷颯爽含情，老是欲言又止，而謝秀珍的脆弱無助，淚珠兒早就掛在眼眶中，閃閃發亮。

自家種果自家摘。草地人

陳進榮自算是較有農作經驗，圈中初熟的果子，他毫不客氣先撿了，女生大夥兒那時都好羨慕；也可以說嫉妒，嫉妒那擁有一頭鬟髮的余秀鳳，看他們兩個「成人」的一派模樣，自己都怪何不早熟一點。

班上的老大劉姐，喊他的名字時——尤其是男生，常引起別人的側目，一夥人當中，明明都是男人，怎麼會有人喊劉姐劉姐的呢？原來他叫傑，此傑非彼姐也，可是偏偏他的為人，也像「大姐頭」似的，很會照顧人、很樂意幫助人。除了他善於跑腿外，也因年紀比大家大，對了，就像現今的「大哥大」，不管在校園或教室，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他，因此大家乾脆推他為班長。殊不

知，究竟他是為了服務公眾，跑起路來較為方便起見，還是他那時期比較窮，只見他大學四年當中，未曾穿過皮鞋，一年到頭，就是穿著那雙白球鞋，劉傑——白球鞋，就是他的註冊商標。不過印象中，陳進榮好像也不穿皮鞋的！對了，比陳更令人刮目相看的，也是劉傑，因為他那時已經有了家室了。如今算來，他應該快做阿公呀？



而黃秀清，歷練多，經驗可謂老到，竟也伸手到牆外去摘別人的果子，把吳玲嬌拐了。吳玲嬌高一班，她那雙頻上的一對酒渦，笑笑，又愛撒嬌，她們班上的同學，就有好幾個人打翻醋罈子，而大罵黃不是人。嘿！不是人，那是鬼？對，不是鬼，哪有辦法「犯上」而行不義呢！？

簡顯信算是比較突出的一個，他說：兔子不吃窩邊草，好骨氣！人家都在忙著玩大風吹的時候，他仁兄不知道從那兒弄來一個妞兒，長得也不怎樣，卻成天跟前跟後，讓班上同學看得牙癢癢的，要罵他兩句，又找不出理由，難怪後來有人叫他鬼崽子。

還有一些書獃子，整天捧

著書本，口裡唸唸有詞，迷惘在校園的迴廊下，樹陰下，失魂落魄似的，怪可憐的。他們竟是多數的一群，他們不愛玩



，只會默默地耕耘，誰知將來又是誰的勝算大！？

唉！就這樣，如今大家見面時，有些人不難想像兩鬢都

發白了，那是早熟的結果呢？還是勞碌奔波、營養不良？

舊門

八月十日 星期一

或曰：「魚與熊掌不可得兼。」可是這兩種美味我都愛，捨不得放棄任何一方，那麼怎麼辦呢？這是在廿年前大學剛畢業時，常盤旋在腦際的一個問題。

後來，我決定把它當成一件實驗項目來做。這是自私的、危險的想法，但是假如結果是美好的話，我何不冒險去試一試？我一向相信「精誠所至，金石為開。」讀師範學校，讀過太多「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諸如此類話。我決定「雙腳踩雙船」，一方面做



事，一方面經商。後來我進了民族晚報，也自己開了一家鋼琴公司，上班跑新聞時，全力投入，決不顧私事，下班到公司後，努力經營業務。就這樣，已將渡過二十寒暑，現在雖然尚不能以此成敗來論英雄。而這個「實驗」，我仍繼續在做。這雖然似乎有違工作精神

原則，但我也曾有辱工作使命。

也許有人會說：這樣不專業，難有成就。自是有道理。不過，我只是比別人多扮演了幾個角色而已。我向我的老闆說我很敬業，我可以做得來！

廿年了，我從實習記者、編輯、主任、副總編輯直到總編輯的工作。（畢業以後，我就用「簡丹」的名字，直到現在未用本名。）一路下來，我可能比別人付出更多的努力與精神。我一方面要認真工作，忠於職務，又一方面做生意貼補家用。不多付出，哪能坐享其成？我常在更深人靜，寫稿到東方泛白，我幾乎不曾請過假，我常犧牲假期，蒐集資料，採訪新聞專題，這些都是我

所堅持的工作信念。某一年的教師節，我的公司遭到宵小縱火，半夜三點多鐘接到警報，趕往火場協助搶救，直到清晨八點鐘，房屋財物泰半燒燬。基於責任心，八時半仍然準時搭計程車到報社上班，把當天的工作做完。那天是穿著短褲汗衫，打著赤腳救火，沒有時間回家換衣服，同事們都以驚異的眼光看著我，我連一句話也不提，只是埋首做事。

我曾住在美國洛杉磯某華文大報當過編輯。若在台灣，當時編一個要版配有主、助兩名編輯，但在那裡是一個人必須編三個版，且集核稿、下題、校對及貼版於一身。上班時間，往往連小便的空檔都騰不出來，常常憋尿，那才真是

「分秒必爭」的緊張狀態呢！不過話說回來，若非有這種機會被「整」過，也就不會鍛鍊出一身的「好工夫」。後來，我還一度差點兒也在美國辦報呢！

世新傳播學院（前世新專校）所發行的「台灣立報」，我從開創參與，直到第一號（份）報紙從印報滾輪機上成功地拿下來，我所付出的精力，立報將來若有「報史」的話應該不會忘記我才對。

回想四年前創報時，我每天與其他同事一樣，下午六點半上班，經常熬到清晨三點鐘；甚或六點鐘才拖著疲憊的步伐下班。我也感佩成舍老，九十多歲的高齡，仍常在凌晨親自坐鎮編輯檯，手持放大鏡自

已校稿的那份「狂熱勁兒」。正式發刊的那一天，我在前晚六時上班，負責各版的下半段編務，直到翌日下午一時半從工廠滾輪機接下第一號（張）報紙展開觀看時，我喜悅、我興奮，汗珠從我額角溜下，眼睛冒出金星，視覺好像模糊不清，因為我不眠不休，不喝不拉，整整連續工作了十九個多鐘頭，其中十五個小時都是站著的，連坐下來片刻都沒有。這種精神、毅力，可不是蓋的呀！

如今想來，真是也傻勁兒透了！我內人直擔心說：「你可別把老命都賠了呀！」

巨變

八月十八日 星期二

這幾年來，我們一班人，都歷經有生以來國內外最動盪不安，轉變最巨的「末世期」。本來已經生在這個憂患的世代，國家有難，日夜枕戈待旦，無時不以「反攻大陸」為志業。誰想到，亞太的天空下確實是波瀾雲譭，變化太快了，讓人都不敢相信。從四十年代的生聚教訓，五十年代的整兵勵治，六十年代的莊敬自強，直至七十年代的兩岸接觸。尤以七十年代末尾，簡直把一些老死黨都看愣了。

問題就是出在蔣經國先生的撒手西歸。那叫什麼來著的腳步，加緊開放；首先是宵禁、報禁、黨禁、舞禁、航禁、學禁，好多好多的禁與忌都一步步解除了。每天握拳振臂高

喊「***萬歲！」的口號聽不見了，替代的卻是「民主！自由！」「民主！自由！」的聲浪，一天比一天高漲。而那所謂的「民主」殿堂——國會，每天竟像演野台武戲般，胡鬧無度。是禍是福，不敢說。更妙的是，海峽兩岸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慢慢溶化了，當年談虎色變的槍斃殺頭罪，竟然雙方可以促膝把歡。唉！這也難怪害了許多人患上腸胃不適症！我也是。

其他東西德的統一；南北韓的議和；美伊之戰；以及蘇聯共產主義瓦解；小國的紛紛獨立；乃至美蘇、南北韓自願裁武，種種種種，太富戲劇化了，你能說不精彩嗎？沒有適當且簡短有力的形容辭，如

果有，那就是「驚天動地」，我們這一群，何其有幸，都一過目。

前年受聘前往洛杉磯一家神學院負責出版部門，並擔任兩份學術性刊物的總編，餘暇計畫把當年大二時代趙雅博神父所教的那門哲學沒讀好，再好好進修，也可順便拿回什麼碩士或博士頭銜的，一方面也好滿足滿足虛榮心的作祟。

不，世事變化多端，還是自己生長的地方好，這一切的一切，都只能成為「腦海中的走燈，留戀哈用！」

走，到唱卡拉OK去！想那麼多幹嘛？

期待

八月廿二日 星期六

等著，等著，眼看著今天下午大家就要見面了，好不高興，昨夜一定有人睡不好覺。二十年的歲月，讓一個人，已經由青春步入中年。我猜想，一定也有一些人，像我一樣，未老先衰，頹態龍鐘，臉上佈滿大堆皺紋，牙齒掉了又補上，尤其是那幾個調皮的女生。至於教過我們的老師們，我更不敢想像他們會變成什麼個樣子？不過，有一點可以確定的，那位美麗又活潑的記者老師黃瑋珩雖已徐娘半老，但鋒頭猶健，風韻不減當年，她是「公眾人物」，因為前些時候還在電視上亮相呢！儘管她早已不跑新聞了。

總之，等待見面再說吧！



的財富



◎謝秀珍

因著郭麗玲、林東泰一再打電話催稿，我終於硬著頭皮，奮筆疾書，寫一寫這二十年的感觸。二十年，佔了五分之一世紀，不算短的日子，人由青年邁進中年，經歷多了，感觸也多了，真不知從何下筆。

六十一年八月，我帶著簡單的行李，由父親陪至台中縣太平鄉太平國中報到，面臨著人生地不熟的環境，茫然不知所措。幾經摸索，終於能站在學生面前，開始教學生涯。在母校修了二十學分的英語，卻教了國文。書到用時

方恨少，在教書時才發覺自己的學問真不足，於是閒暇時，多充實自己，在文學、教育的世界裡，重新探索。教了幾年升學班，訓練學生演講，得了幾張獎狀。國文科自製教具比賽，我採用投影片及幻燈片，介紹唐詩、宋詞，竟得了台中縣第二名。遺憾的是所學的新聞理論，未能發揮。

我想自己的個性較內向，較適合教書，雖未在新聞界服務，但看到老同學在電視上嶄露頭角，仍為他們感到高興。

太平鄉是在台中市外圍，與台中市僅有二十分鐘的車程，有工業區，也有聞名的頭汴坑盛產荔枝、枇杷，風景秀麗，人情淳樸。太平國中與勤益工專毗鄰，勤益工專今年改為國立，設備新穎，學生亦十分優秀。

我居住在台中市，後來才搬到太平住。自從台中港建成後，台中市的各項建設，更是一日千里。台中氣候特別清爽，學校很多，有「文化城」的美譽。全台灣最貴的地價在那裡呢？不在台北市，卻在台中市的鬧區內。

健康

是最大

我在六十五年認識我先生，他是政治作戰學校畢業，原是一軍人，現已退役，服務於中興大學。也許我們二人的面貌有些相似，竟然在半年內結婚，有三個女孩，遺憾的是沒有兒子。但男孩、女孩一樣好，最主要的是我們須盡到父母的責任，培養兒女成人，人生不也是在盡責任嗎？

我自己的父母因癌症、中風，在民國七十四年、七十四年相繼去世，因兄弟姊妹均赴國外，我一人服侍父母，雖有些辛苦，但一想他們已歸於主耶穌，永享

安息，我便感到無限安慰。

七十三年至七十九年的六年中，我的身體逐浮腫，常感頭昏、肚痛，我一直都查不出來有何病，終於在七十九年七月，左胸感到刺痛，原來是「心絞痛」（心肌梗塞）的一種，當時臉色痛得發白，冒冷汗，在台中醫院療養了三個月，由醫生開藥，營養師開菜單，又七十九公斤跌回六十五公斤再出院。很多人歷經左胸痛二、三次，即告不治，我痛了十次，居然僥倖不死。我脫離了死亡，實在感謝主耶穌的保護，我彷彿從生死邊緣回來，人生觀也改變了許多。

我覺得「健康是我們最大的財富」，個人只要對人生有貢獻，從事何種職業均無影響。目前社會上追求財富的風氣太盛，以致社會風氣不好，應該從思想上改變。

民國八十年，我和先生曾赴大陸旅遊；桂林、北京、南京、蘇州、上海、重慶，均走馬看花似遊歷一番。在香港和謝靜雲、林金英重逢，不勝喜悅。我們談及謝國祺同學，因腦瘤

娓娓話往事， 淡淡不勝愁

◎ 吳茜茵

有一天孩子對我說：「媽媽，不要哭了。」才恍然悟起昌智臨終時緊握我的手，雖不能言語，眼角的淚水告訴我：「不能照顧你們了！但請你帶大他們！」這份責任，讓我必須勇敢地站起來，幾番掙扎，要站起來實在不易。感謝在這段時間關心我的朋友，與學生們給了我一份支撐的力量，我終於站起來了……

當接獲東泰學長通知，為慶祝大伙兒畢業二十週年，需作二十年感言之敘述，千頭萬緒真不知從何說起，快樂？談不上；痛苦？也說不上。只是一縷縷的愁思，一直纏繞著自己，不敢也不想再去理它，只怕再憶起那離心之痛。

二十年來，自己站在工作崗位上盡心盡力，也許是太投注了，而忽略了親人的身體和健康。兩年多前，昌智告訴我身體不適，以為只是小毛病胃痛，直到他眼睛發黃，才驚覺他病情嚴重，住院療養四個月，卻不見起色，眼見他肝一天天壞死，邁向人生的盡頭，生離死別之痛，終生難忘，竟日以淚洗面。有一天孩子對我說：「媽媽，不要哭了。」才恍然悟起昌智臨終時緊握我的手，雖不能言語，眼角的淚水告訴我：「不能照顧你們了！但請你帶大他們！」這份責任，讓我必須勇敢地站起來，幾番掙扎，要站起來實在不易。感謝在這段時間關心我的朋友，與學生們給了我一份支撐的力量，我終於站起來了。珍惜這些情，卻又不知

不幸去世，不勝哀傷。

我希望各位同學，平日要多注意身體的狀況，有任何異常情形，要及早就醫，尋回健康。我個人目前吃素，魚肉僅略沾及，將來要全部吃素。

夜深人靜時，我也時常回想在母校時的點點滴滴，回想老同學的言行，卻沒有去聯絡。大家如風中的柳絮，四散飄落，卻又各自成長，在不斷嘗試錯誤中，學習了成長，在各種應對進退中，學習了人生的鍊達。時光飛逝，人也逐漸成熟了，對往事我有了回頭的感情，想重見老朋友，有人說：「這就代表妳老了」。

八月二十二日，大家又要見面了，從心底湧起了一種莫名的感想，有一種喜悅，又有一種膽怯，真不知如何形容？我希望母校日益茁壯，也希望各位同學身體健康，家庭幸福，萬事如意。

我有一種想法，想重新出發，對各位同學及人生的各個層面，有更深的瞭解、認識。我

也想外出旅行，對外國、歐洲、美國，對他們的生活，有更多的接觸，使我的人生更充實。

以上是我瑣碎的感想，文筆不好，卻是真心的感言，不怕各位同學笑話，我急切地想知道你們的近況，使我一飽眼福！



如何來表達，特請現任職於台北縣板橋市新埔國民小學的彭鴻琳老師代筆，娓娓為我話些往事吧！

我所認識的

吳老師

◎ 彭鴻琳

走在人群中，端莊秀麗的身影，和藹可親的笑容，吳老師有一股屬於自己的氣質與特色。

與吳老師結緣於就讀北師五年級時，當時有一們教育實習的課。「教育實習」這門課是身為一個師專生所必修，也最為重要的一門課！它讓教育理論與實務共同伸展在一個舞台上。

對於實際教學的瞭解有功不可沒的成效。我們很幸運的讓吳老師來授課，她的經驗、教學技巧與愛心讓我們不論是畢業旅行的教育參觀、抑或是駐校的集中實習都有了豐碩的收穫。

十二天的畢業旅行，老師陪著我們環島，一方面旅行，一方面參觀學校與教學。每當用餐時，老師總是等同學們到齊了，才放心一起用餐。晚上投宿各旅社，也都等同學安置好了，她才入睡。參觀學校時，總是教導我們如何合宜的應對進退，才不失禮；參觀教學時，更是指其中可取之重點，鞭辟入理的指導我們學習。三個星期的集中實習，也是陪我們住在學校共同作息，每晚她總是關心我們的學習進度。她經常最後一個洗澡，最後一位就寢，對於學生所付出的一顆誠摯之心，是無人可以比擬的。她是一位認真負責的老師。

老師教導我們總是循循善誘，每回我們提出一項計畫，老師總是先評估計畫的可行性，提出缺點在那兒？及可能遭遇的困難？讓我們在事前做好較周全的準備，才能將事情做得更

圓滿，她真是一位心思縝密、有遠見的老師。去年，我又回到師院唸暑期部，幸運地又成為吳老師的學生。老師在上第一堂課時，讓我們填了一些簡單的資料；在爾後的日子裡，雖只是一個短短的暑假，但老師記得我們全班五十二位同學的姓名，也能依個人情形閒話家常，解決同學的問題，足見她下了一番功夫來消化資料、關心同學，她是一位親切又善解人意的老師。

吳老師除了擔任教學外，也不間斷從事教育研究的工作，她孜孜不倦的堅守在教育崗位上，數十年如一日，實在令人欽佩，她是一位懂得教學相長的老師。

前年，師丈過世了。對於一向恩愛的他們，實在是個天大的打擊，那段日子裡，我見到吳老師最柔弱的一面，她的悲傷情愛，深深震撼了我。往後，吳老師更是以兩個兒子為重，堅強的站起來，獨立教養他們。她每日穿梭於學校與家庭間，稱職地扮演自己的角色。這份重擔讓她站得更穩，成為一位出色的好老師；

偉大的好母親；一位值得欽讚的女性。

後記

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實施集中駐校實習方式，傳承已久，三周的駐校實習不僅能讓學生專心致志，集中精神，在國民小學行政與教學實習上全力以赴，更建立了師生之間深厚的情誼。自擔任教育實習的課程以來，雖為辛苦，卻也樂在其中，無怨無悔！



老來唸書， 幸福之極！

◎張清沼

我在民國五六年進入社教系，按理說是該六〇年畢業，屬於六〇級，大二暑假因病休學，就與六一級同學一起畢業了，至今仍不知自己是六〇級還是六一級。

因病休學的這個「病」是腰骨扭傷。大一時某次站在公車裡，冷不防的緊急剎車導致腰椎嚴重扭傷。當時很痛，過後慢慢不痛了，以為就此沒事，幾個月後漸漸發作起來。只好在大二暑假後休學一年。

這個腰椎病的陰影如影隨形了十幾年。在七三年又開了一次刀，仍然沒有痊癒。由於身體一直不是很健壯，十數年來陸續接觸了太極拳、針灸等，慢慢地對傳統的中國功夫產生很大的興趣。目前練太極導引，打太極拳，正

漸脫離腰椎隨時會不好的恐懼，而且越來越折服於老祖宗傳下來的東西。

師大畢業後進入國科會科學技術資料中心。科資中心的任務是配合國家科技研究發展，根據國內科技研究及工業發展需要，蒐集國外資料，經分析、處理，提供資訊服務。由於工作性質與所學相符，一待十數年。然時日倍增，漸感有進修的必要，曾多次興起出國進修的心願，也正正經經的考托福、GRE、請老師寫介紹信，但最後又因身體狀況不配合而放棄。不過這次是真的，終於在一九七九年六月辭職，八月赴美到奧斯汀德州大學修讀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碩士學位，去年底（一九九一）回來，又進入原單位服務。

再度唸書是多年的願望。上班時由於工作繁忙，沒空充實自己，總希望有機會可以心無旁騖的唸點書，以免跟不上時代的腳步。離開學校十多年重拾書本，真是苦樂參半。樂的是可以吸收新知，每日在圖書館裡坐擁書城；苦的是怕考試過不了關、當學生就得考試，行前很灑脫的對朋友說，我不在乎成績，只想優哉游哉的唸書；可是她警告我，如果只想得B時就會拿C，上課發覺她根本不需要警告我，成績豈是你什麼就得什麼的，在無法随心所欲的情形下，只能拼命唸了。「過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好在唸完碩士，命運沒拼光。

現在回想起來，那確實是段很幸福的日子。一年半裡不問俗事，雖辛苦也沒熬過夜；清晨起來運動打拳，八、九點到學校，或上課，或在圖書館裡蒐集資料、看書、寫報告，那樣的日子往後大概只能回味，無福再有了。

在美國的兩個聖誕節都飛去紐澤西乾兒子家（雖然自己尚待字閨中，但不受生產之苦，已有好兒子承歡膝下），每次都讓阿樓夫婦盛

情接待。第一個聖誕節，阿樓趁先生帶小孩回台之便；開車帶我逕至西點軍校、莊嚴寺等處遊覽。阿樓依舊是聰明中帶點迷糊，迷糊裡透著智慧。她出門不愛先研究地圖，她認為「看地圖的時間」就可「閒上一半」了；寧可在「感覺不對時」再參考地圖，所以難免有要在高速公路上來回嘗試錯誤的機會，好一個「跟著感覺走」的老朋友。阿樓也有把自家車庫撞壞的紀錄，不過千萬放心坐她的車，她有福氣的人，每次都是迷迷糊糊、高高興興的出門，平平安安、快快乐樂的回家。



步出師大大門已整整二十年，這二十年的歲月自己是怎麼過的，回想起來有五味雜陳之感。春假前接到老班友林東泰的電話，催促我利用春假趕寫「我們的二十年」。這是社教系系友會的一項特色，由畢業二十年的那一級展現他們二十年來的凝聚力，是整個系友大會中的主角班，且要繼承傳統出版一本「我們的二十年」寫真集。對一個二十年來，雖天天批改學生作文，但從未提筆為文的我而言，真是一件苦差事，直到春假悄悄過去，仍未完稿，再接到郭麗玲的電話，之後，每天替自己找藉口，害怕接電話。四月中旬的某日晚上，有人打電話給我，從電話中傳來了柔美而輕緩的聲音，

問我知不知道她是誰？在心虛之餘，脫口而出「郭麗玲」。雖然被對方責備了一頓，但在知道不是「郭」後，心情更沉重；體會到一個人許下了承諾而沒做到，是多麼的痛苦，這不正是梁任公筆下的苦嗎？於是良知告訴自己，非完成任務

◎戴美羨

我子



不可，否則日後我將如何去面對林東泰、郭麗玲……
「我」其實是一個很簡單也很平凡的人，在讀初中時就和我夫相識，當初只是被他瀟灑的外表，優異的成績，出眾的口才所吸引，產生了好感。但後來在人們的大力阻止，個性倔強的我便來個「談給他們看看」的心態，以後，自己便真的墜入了情網，在歷經了五年多的愛情長跑後，進入師大不久就嫁給了他，因而我常說自己當初是問題學生。我們的婚禮簡單而隆重。婚後住在和平東路師專附小園牆外一間不到三坪的老舊平房裡，整個的情況就如陶淵明先生所言：「環堵蕭然，不蔽風日」，雖然當時我倆沒有短褐穿結，但

卻是單瓢屢空。日常生活開支是靠師大公費維持，直到他畢業，謀到了教職後，才有所改善。回想當時的我是一，在同年齡層中，除了師範生外，幾乎沒有那麼早就嫁人的。所以，在師大的那四年，我甚少和同學往來，也很少參與班上的課外團體活動；在班上的同學們多數正忙著用功讀書，享受黃金般的大學生活之時段，而我卻在忙著從事學業之外另一項最神聖的工作——生孩子。四年大學中，我生了兩個孩子，畢業後分發台北市金華國中任教迄今。

我夫黃通鑑，目前是北一女中的設備組長；他是師大化學系畢業的，身高中等，體重只有五十公斤，個性好動，在

我·我夫

而我常戲稱他「天天走斜門，在女人堆裡打滾，不務正業」——君不見北一女的大門斜對著總統府，全校學生不都是女人嗎？化學不教，從事行政，喜搞民間社團，寫書法，教編輯，這不是不務正業嗎？
走出師大之門任教幾年後，我又生了兩個兒子。當我三十歲那年在台大醫院生老四時，病歷卡的胎次欄上記載「多產」；頓時，感覺到自己還真是隻多產的母豬。在政府大力倡導節育的時刻，台大醫院的醫護人員，眼中也許很少看到像我這般年紀的知識份子生四個兒子的案子；因而惹來不少好奇的台大實習醫生，及家庭計劃中心服務人員，大家把我當作研究的對象，住院期間

沒有一天可以好好休息。

再來談談我家，我家是真正名副其實的陽盛陰衰。家庭成員是公公、舅舅、我夫、四個兒子共七個男性，外加三隻公貓；因此我成了我夫口中的「公主」，其實我卻是住在男生宿舍裡的「公煮」。對我而言，四十多年的生命歷程，前半歲月生長在女生宿舍——因我有七個姐妹，別無兄弟。而今除我之外都是男性，這種由「公主」變成「公煮」的歷程，回想起來還真有意思呢！

說到兒子，精神可就更來了，廿多年生兒育兒的經驗，職業婦女兼母職的甘苦，非三言兩語可以道完。我的長子，名叫黃光燾，今年六月將大學

畢業。他自幼好動，也許得其父之真傳。讀國中時就迷上了電腦，高中時已有能力修改電腦遊戲之程式，畢業後就學者



替別人設計電腦軟體賺取學雜費及零用錢，也寫電腦防毒程式，市面上販售的「防毒金鐘罩」即出自其手。目前正和某

家電腦公司合作生產防毒卡，五月份資訊展時將正式問世。

此子頗爭氣，四年來替老媽省了不少錢，尤其每次開學他自己繳學費，而我就有教育補助費可領，在愛情上他較之老爸老媽並不遜色，高中時就有了女朋友。次子叫黃光璿，是我大四畢業前兩個月生的。懷孕時我剛升大四，因要準備畢業的功課，和書本接觸的時間較多，也許是受胎教的影響，他從小喜歡讀書，尤喜研究數學，現在就讀台大數學系二年級。此子從小就是素食主義者，頗有環保意識，從不殺生。他不穿真絲衣服，也不用真絲製品如皮帶、皮鞋等。身高超過一百八十公分，但體重只有四十七公斤，是一個十足的怪人

。三子黃光大，讀高工資訊科，今年畢業，自小就是最乖的一個，雖是男孩，家事樣樣會做，任何事交給他去辦，都會做得很妥當。十七歲那年去考取了電子科丙等資格考試，家中一切水電維修全交給他，在現今諸人不易的社會中，能有一個這樣的兒子也不錯，我想將來那一個女孩子嫁給他，必是十分幸福。四子黃光陽讀金華國中二年級；也許是老么，又是隨母就讀，受我呵護最多，似乎永遠也長不大，現在還看不出興趣何在。四個兒子，四種個性，要如何教育他們、配合他們，幫助他們成長，頗費心思，但眼看著他們個個健康活潑，長得比我高，品行端正，亦無不良嗜好，是做母親



的我的最大安慰。

走筆至此，似乎可以結束了，再寫下去，看來只有介紹公公及三隻貓兒了。但在停筆之前，我還想再談點我的「人生心得」：有人說歲月是一把看不見的無情劍，它可以在不知不覺中削平你。一幌眼師大

畢業已經二十年，早已越過不惑的年齡，而今我雖然髮絲未雪白，牙根尚固，但近幾年來全身筋骨似覺鬆散且時有疼痛，年輕人的活力、記憶力已離我漸遠，從生理上之各種訊號告訴我，人生即將面臨另一階段之臨界點。如再放眼四週，每日有許多突兀、新奇的人事常令人目眩神搖。那嘈雜、混亂、紛擾、衝突而多變的社會更令人心浮而氣躁。但是我一直深信，唯有自己保持心智靈明，以均衡而和諧之心胸立身處世，才是積極健康的人生。我常想評鑑一個人，不必在意他今宵作客何處，明日的成就如何，而要看他是否盡心盡力走完全程，是否無愧於天地、良知，完成了自己曾許過的承

諾，盡完該盡的責任。既然生命無法重來，而人生的道路又有多種，雖然多數人都喜歡走平坦的康莊大道，但迂迴曲折的小徑卻也有艱辛後的喜悅。人生本是不斷地「賭」與「搏」的集合，當面臨抉擇時，須慎思而明斷，能做一個「認命」的人最好；否則做一個「認命」的人也不錯，但盡可能勿做一個「怨命」者。生命是神聖的，但非絕對的完美。既已為人，做了過河的卒子，也唯有勇往向前，樂觀的走下去，再過二十年，世界不知將變成怎樣？而我們自己呢也不知會變成什麼模樣，但是，只要自己能塑造一個理想自我的斧鑿，操在自己手中，慢慢的尋繹出真正的自我，又何必在意那

把無情歲月之劍呢？

戴美羨
八十一年四月廿五日夜



※ 施耀昇花絮
教檔案管理裡的倪寶坤老師，叫他『要死生』。他四十一號，我四十二號，大二教官要當掉他的軍訓，竟畫到下面一號的我頭上，成績『五十九』分。後來教官又調往他校，害我大三重修軍訓，又因沒在選課單填上『軍訓』一科，而成為旁聽軍訓一年。大四又再重修。全班大概只有我上了四年的軍訓，同學勸我去當軍訓女教官好了，因為修了四年的軍訓，最有資格了。

〈郭麗玲記〉

客
異
鄉
在
異
鄉

◎宋曼玲

由東泰的通知，才猛然發覺畢業已二十年了，當年相遇於青春期的同班同學現在一起步入中年了。
我想，多年來我早已被親愛的六一級同學列為「失蹤」人口，二十年中，有十二年我旅居美國，直到今年初才算正式回來定居，我很慚愧自己疏於和同學聯絡，我有些兒「自我放逐」於我的母校和我親愛的同學，不論在時間、空間和心理上，我都離得很久遠，回來後，我想是近鄉情怯吧，我懷念每一位師長和同學，卻不知從何開始再起當年的情誼。
異鄉漂泊的日子裡，我最感激郭麗玲了，不論我在那，幾乎每一年都會收到她的信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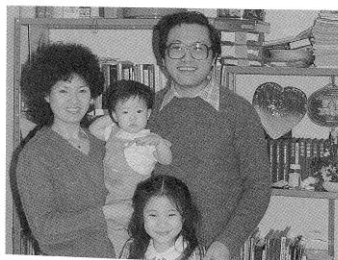
聖誕卡，回來後第一個接到的就是她的電話，知道很多同學的近況，實在帶給我無限的安慰和溫馨，謹在此再向她表達我由衷的感謝。

以前，我常說自己是個喜歡變化，好新鮮感的人，但命運之神似乎對我照顧得過了頭，十二年裡，我搬了六次家，而且都是大江南北的搬，換了五個工作，往好處想嘛，覺得實在是生活經驗豐富，能深入美國社會且漸入佳境，但總是有種沒有根的感覺。

期待著這本紀念冊的發行，我可以由每篇文章中知道每個人的心路歷程。讓我也在此向大家報告一下我的二十年吧！

畢業後在國中教了八年書

，一九八〇年底我到了美國，做起了伴讀的留學生太太，當時我先生周天瑞服務的中國時報負擔了我們的學費和生活費，以兩年的時間讓他唸完學位，那兩年我們頗輕鬆愉快的一段時光，我們住在賓州的匹茲堡，一個沒落了的小鎮，純樸而典雅。以我們的年齡可算是「老」留學生了，但仍享受了窮留學生的樂趣，平日大家埋頭苦讀，一到週末或假日，不是開車兜風，就是開著破舊的大車子用克難的方法到處旅行，足跡遍佈所有美國西部，名勝風景。當時，我也在為外國研究生開的英文班上課，很想唸唸特殊教育，後來雖沒唸成，那一年的課讓我收穫很多，同學來自世界各國，很會要



寶，常常課堂上充滿了笑聲，老師說：「那天你們做夢是用英文做的，那就成功了。」英文夢成為大家追尋的目標。當時，我告訴自己我要在短短兩年的時間，用眼、用心去觀察

和瞭解這個國家。

「出國」不是我計劃的事，沒想到，一去就沒有選擇餘地的留了下來，一留就是十二年，從一個異鄉搬到另一個異鄉，一個工作換另一個工作，真可謂「多采多姿」。

天瑞以極優異的成績提早畢業，開始籌組美國中國時報，我們搬到了五光十色的紐約市，當我第一次走在第五大道上，想到要在這個世界之最大的都市生活，心情真是興奮。由於天瑞在新聞界的關係，我們很快認識了很多出色的中國藝術家、學者及各階層的華人，每個人都有一段奮鬥的故事，而能在紐約成名的通常也就是世界成名，那兒真是個臥虎藏龍的地方，各行各業都能有突



破傳統的新觀念創作，怪不得大家都說紐約是個迷人的都市，離開紐約，他們不能住任何地方。剛去時，常有朋友做嚮導，介紹每個建築，每個區的歷史，不久，我也開始自告奮勇的給來訪的親戚朋友們一個Catharine，開車從曼哈頓最北的哈林區，哥大到最南的自

由女神像，介紹得頭頭是道。

又因為天瑞工作，我們搬到加州的洛杉磯，一個風味完全不同的另一大都市，一親成把她無暇照顧的服裝店交給我經營，這是我第一次做生意，半年後因經營不善而轉賣了出去。失敗的生意，倒是個很有趣的經驗。

不久，我們又搬回東岸，天瑞忙他的事業，我則在紐澤西買了一個自助洗衣店，紐澤西離紐約隔一個哈德遜河，安靜、寬闊而美麗，不像繁華吵雜的紐約，於是我們把家也搬到紐澤西，離店約一個小時的車程。

我的洗衣店位在一個美國白人、黑人、西班牙裔和波蘭新移民的混合區，各民族間充

滿矛盾，而又思恩怨扯不清楚，我是當地唯一的中國人，頗得各民族的人緣，客人來洗衣服時，我成了他們訴苦的對象，半年下來，西班牙話居然可應付平日所需。

我這個洗衣店老板娘共做了十八個月，生意愈做愈好，轉手賣掉還小賺一筆。這十八個月中和客人相處，他們都很照顧我的，中間發生很多感人的故事，使我一生難忘。

洗衣店轉手後，我做了兩年的保險經紀人，一般說來，這在美國是個高收入的行業，雖然很辛苦，但我為自己驚人的毅力感到驕傲。

認識的人多了，一些因緣際會，我進入了國際貿易這個行業，渡過了當小學徒的階段

後，和幾位朋友合開了一家貿易公司，這是個充滿了挑戰的工作，無窮的希望交織著無盡的挫折，它讓我偶爾小有財富，卻也讓我吃盡了苦頭，雖然我還定了我的工作，但這工作使我又到處奔波，四年來，我不停的穿梭在東南亞、中國大陸、香港、台灣之間，總是來去匆匆，毫無旅行的樂趣。

回台後，我在一家大公司裡負責貿易部門，我很感謝我的老闆完全讓我自由發揮，我希望用我累積下來的經驗能有些作為。

流水帳似的介紹完我的經歷，讓我簡單介紹一下我的家庭吧！

我學新聞，沒有一天在新聞界工作，卻嫁了一個不是學

新聞，而熱愛新聞的人，周天瑞對新聞工作的執著和堅毅不屈的精神，使我由衷的佩服，而他思想敏銳、見解精闢，常是我的新聞導師，使我覺得我並沒有一天離開新聞界，我很高興他終能經營一份完全屬於自己的新聞事業，我希望他的雜誌能夠不斷成長、茁壯，開創更寬闊的天空，終能實現他的理想。

我有兩個女兒，大的是周家葵，現在台北美國學校唸十年級，很有寫作天份，她曾是韻律體操的選手，六、七年來，在美國參加無數次比賽，蠻有天份的，前年還特別回來代表台灣參加日本的一個世界性的比賽。回來後，由於功課忙，及教練場地的問題而停止了

，朋友笑稱我這個「星媽」當不成了。無論如何，是很可惜的。

老二叫周家菊，在美國出生，長得很可愛，去年回來唸小學四年級，就讀士林一所很小的學校，她的中文從注音符号學起，學校安排她每天一、兩節在資源班上課，不到一年的時間，眼看她能讀中文報紙和故事書，心裡實在很高興。

倉促的寫完此文，很多感覺沒有表達出，但再不交稿就要錯失這次紀念冊的出版，我不想再等下一個二十年。現在好希望趕快和同學們再聚一堂，笑談二十年前那段快樂的时光！



WELCOME

HOME!



※ 陳婉真花絮

婉真和我同居最久，從大二到大四，整整三年呢！她真是很聰明的人，宿舍房間的燈壞了，老是沒人修，她說：『看我的！』下午把浴室日光燈管換到我們寢室來，大放光明，浴室的燈很快就換上新的了，兩邊都沒有缺憾。

她常穿高跟鞋、迷你裙，在宿舍牆上爬來爬去，連絲襪都絲毫不損。別人是過了十點，燈關了，爬進來，她卻常在十點以後爬出去約會的。

她平常在寢室，有一陣子，大家都覺得手帕不見了，正納悶呢！忽然她心血來潮，整理抽屜，在角落裡發現一窩子粉紅色的小老鼠，窩是用大家的手帕鋪成的，只好拿到草地上倒掉。

（郭麗玲記）



學為榮，這本書裡真實的記錄了她多年來的所見所聞和所想，凡我同學應人手一本以示支持。

清玉常說她人生的步子總是比別人慢一點，工作八年後又回到學生生活，她唸的書真不少，在加州聖荷西以全A成績拿到文學的B.A.，又到加州中部唸了一個電腦的學位，結婚後，在紐約圖書館工作，至今還白天上班，晚上

唸圖書館的學科，六月她有「Bib」考和寫論文，正緊鑼密鼓中，她這個學位唸完，會使她在圖書館的工作又升官又加薪，頗值得的。

她的婚姻也比人慢一點，但卻是那麼美好和幸福。應是一九八三年了，在紐約，沒有家人在身邊，我幫她張羅了她的婚禮，從選禮服、化妝到喜宴，風風光光的把她嫁出去後，心頭像了結一件大事般輕鬆。

她的先生林博文，是個淡泊名利的近代史學家，也是一位新聞工作者，是天瑞非常好的朋友，是我們朋友間公認做學問最認真、最紮實的人，他見聞廣博，而對中外近代史，他是一本活辭典，記性之好以及收集資料之完整，叫人嘆為觀止，他們在紐約溫暖的窩，是朋友們最愛去聊天的地方。清玉每天幫他整理書籍、報紙雜誌就忙不完了。

我離開美國前和她約好，她唸完這一階段後，著手做回國的打算，雖然其中困難很多，但還是讓我們期待吧！



還在

異鄉

為異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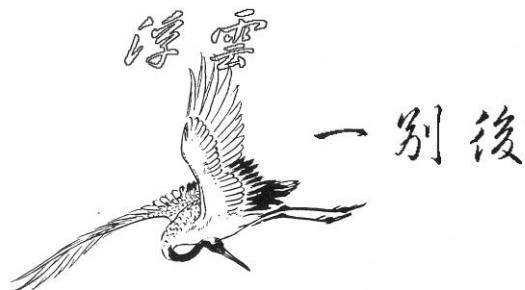
◎宋曼玲

——陳清玉

還記得那個弱不禁風的陳清玉？從進師大第一天新生訓練認識陳清玉起，我們就一直過從最密，畢業後至今，從未間斷過彼此間的聯繫，我們一個隨另一個的足跡，從台灣到美國，從西岸到東岸，總是能很順利的又聚在一起，我們常分享彼此快樂或傷心的事，

互相傾訴成功和挫折的經驗，彼此安慰和鼓勵。平日各忙各的，跟她見面的機會不多，但每次通電話就久久不能放下，我們常一起回憶學校生活，想念每一位老師和同學，我們談論從前，計劃未來，實在是異鄉一個很大的安慰。此刻，她正在紐約為她的工作和學業忙碌得不可開交，讓我來向同學報告一下她的二十年吧。

清玉一畢業就在中華日報副刊做編輯。由於每天接觸名作家及他們的文章，又要篩選讀者的投稿，使她的文學造詣更得到磨練，她也對自己鞭策甚嚴，因此，從她在中華日報時代，到赴美讀書，到結婚後，不時的會看到她的散文登在各報副刊上，民國六十七年，她還以一篇「留香」的散文榮獲「幼獅文藝」全國散文比賽的優等獎，而在一九八八年，九歌出版社以「留香」為書名，為她出版了她的第一本散文集，收錄了三十篇文章，「留香」這本書到現在還是在每一個書店的暢銷書架上，每次進書店，總要多看它幾眼，心裡頗以我這位同



去重頭開始。幾經考慮，爲了子女未來之教育問題，終於於一九八四年六月底，一家四口提著幾個皮箱來到了澳洲的墨爾本市。

初到異地，鬧過許多笑話，最大的一宗莫過節省費用，住入政府設的移民中心，以爲可能免費，豈料因爲我們不是難民，非但不能免費，而且收費極高，結果住不到五天，便逃之夭夭。在他鄉創業不易，家榮雖有十多年貿易經驗，但仍相當辛苦地度過頭三、四年。而作爲教育界逃兵的我，只得把國際貿易重頭學起。所幸幾年下來，雖不至大有所成，但已生活穩定，也受到此地社會之肯定。更難得的是，能多次獲得州政府及有關單位的

獎勵，這七、八年來的辛勞，總算未白費。目前的營運項目包括牧草及其他產品之外銷，電腦之銷售及戶外傢俱之製造等。前二天剛接到舜容及潤桃之來信，得知他們也剛到布里斯班創業中，我頗能了解他們此時之感受，也衷心祝他們能早日排除萬難，立下自己之基業。

小女慧敏已年十七，正天天吵著要學開車。今年年底即將考大學，志願是要當獸醫。小兒柏宇十五，喜好運動及電腦。二人皆就讀私立文法中學，雖學費驚人，但因此地社會注重階級出身，也只得忍痛讓他們讀下去。所幸他們頗能體諒父母之辛勞，功課方面一向不用我們操心，且年年得獎，



◎駱淑珍

在一對兒女多次的催促下，我總有一大籬筐的理由不能馬上動筆，先是全家福未照，再是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期限未到……，直到今天（一九九二年二月一日），仍絞盡腦汁想編個理由，也不知爲的是什麼？二十年來並非沒有感想，只是不知由何寫起。剛畢業時，滿心盼著二十年趕快來，如今只差二百多天，卻是莫名的怕，讓我實在無法下筆。多年來未曾接觸中文，或許也是原因之一吧！

當年畢業後，被分發回家鄉基隆中正國中擔任英文教師兼導師，滿以爲就此可誤人子弟一輩子。沒料到選上事業在台北的家榮（姓陳，東海大學），只得興起動的念頭。行得

台先之推介，得以順利轉到大理國中。說來好笑，頭一年的職業竟是圖書館管理員（我沒修過半節圖書館的課）。到第二年才算步入正途，擔任輔導工作，接著一作就是十一年。這期間說不上有所成就，但至少相當盡心盡力，不敢有慢職守。若要論收穫，美滿的家庭及一對乖巧的子女，該算是重要的一部分。

由於家榮的事業關係，常有機會和國外的朋友聚會。在一偶然的場合，一位澳洲友人提及澳洲急需專技人才，而他能幫我們辦理申請移民。我們抱著姑且一試之心理提出申請，卻沒想到不及半年即被批准。這一來，我們倒慌了，半年內需放下在台的一切，到異鄉

對他們，我實在沒話說，只是深感自己幸運。老伴健康尚可，只是膽固醇過高，目前有三、四個公司可讓他忙，時常得往國外跑，還是相當辛苦。我則已快白髮蒼蒼，每天除了坐陣公司，還得兼營司機送兒女上下學，雖忙裡忙外，但生活過得相當充實。

二十年來，我一直慶幸當年能夠進入社教系統，總以為那四年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轉捩點。常向兒女提起當年班上的許多歷史趣事，聽得他們目瞪口呆，直嘆無法親臨其境。此次二十年之盛會，又因學制不同，不能帶全家回去。諸位同學若有機會到墨爾本來，可別忘了通知一聲，也好讓他們親睹你們的廬山真面目。



垂垂欲老的我，回想這十年的來時路，心裡不免有一番感慨！

廿年的來時路

◎蘇精

(一)

民國六十一年畢業後，我在兩個圖書館度過了二十年，先是在台北市政府圖書室的四年（其中兩年在軍中服役），繼而中央圖書館的十六年迄今。

回想當初會到市政府的原因，還真是俗氣得很，只因起步的敘薪官階高了些，便為小名小利與高采烈的走馬上任了，不料進去後才發現，起步快的停步早，沒幾年便面臨除非轉圖書室以外的部門，否則只好在那小小的部門中坐等退休的尷尬場面，正在徬徨無計時，多承張錦郎學長的好意，引荐我進了他任職的中央

圖書館，那年是民國六十五年，我正好三十歲。

翌年，王老師就任央館館長，不久突下令要我接總務主任，雖然參不透自己有何德何能是以勝任這份艱鉅，但既然師長有命，只好拼命向前，結果這兩年總務期間的收穫，遠遠超出自己想像之外，因為總務牽涉到的一切行政工作，都是課堂上學不到的東西，尤其是協助館長推動新館建築計劃，更是難得的挑戰與經驗，的確，多少圖書館員能有機會計劃蓋一所國家圖書館呢？當過總務主任之後，我一直很想建議各圖書館科系，多開些行政管理（包括人事、財務、文書、庶務）課程，這些知識或

技能不只中央圖書館用得著，也是所有公私機構都需要的，圖書館專業知能固然重要，一般行政能力實在也不容忽視。

幹過武的，館長又要我改任秘書學文的，但大約一年多以後，因為不願自己的家變影響綠毫公務，乃請求調動，結果奉命到剛成立的漢學資料服務中心，擔任聯絡組組長，這中心是央館一項全新的業務，並無任何先例可循，在館長督導下，才陸續開始各項工作，例如編印各種不同功能的刊物，做為聯繫學術界的橋樑，或是舉辦不同主題的國際性會議，以提升漢學中心的地位等，都由摸索中嘗試辦了起來，說實在話，在漢學中心的八年，上有館長的全力支持，外有學術界的肯定鼓勵，不但是我迄今為止擔任最久的一項職務，也是最有「創業」成就的一段時期。

民國七十六年間，我奉派前往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擔任交換館員，工作相當愉快，更重要的是有機會造訪美國各重要東亞圖書館，認識不少同道，學習瞭解很多新

知，並應邀在亞洲學會年會的東亞圖書館委員會上報告中央圖書館的近況。交換館員為期只有三個月，個人的感觸卻很多，心得也不只一籬筐，遺憾的是迄今心得一直只是心得，始終沒有機會用得上。

民國七十八年初，我又奉命承接央館特藏組，負責館藏善本古籍的保管維護，這時本已覺得行政工作終非自己所長，但師長之命不好違，遂仍勉力以赴，不料僅數月之久而王老師卸任館長回到系裡，沒有老師兼長官的庇蔭寬容，冥頑驚鈍如我的行政工作，至今便做得艱苦倍嘗了！這時也才瞭然過去十餘年來，自己在工作上可謂身在福中不知福。

(二)

自己原來就好提筆塗塗抹抹，其內容則無外生活瑣記之類，進入中央圖書館以後，仗著有較多收藏書可以參考，膽子跟著便大起來，於是也寫些較「正經」的東西，前陣子整理自己這些年的作文目錄，發現居然也已發表過兩本書及數十篇作文了，雖然都是些不成熟的塗

鴉之作，總是自己業餘筆耕的東西，不免敝帚自珍的自我陶醉一番，只可惜個人興趣不一，寫作主題經常改變，結果並沒寫成什麼名堂。

開始時，還老老實實的寫些有關圖書館方面的小文章，不久就偏向古書的收藏家傳記，並陸續在「傳記文學」月刊上發表。或許自己寫得太老氣橫秋，或許這種題目就應當是老人家寫的，竟有好些位藏書家的後人輾轉要來拜訪一位蘇「老」先生，於是等到七十二年集結成「近代藏書家」一書後，我便此罷手。藏書家之外，我對清末一所培養外交官的學校「同文館」很感興趣，也陸續寫些近代中國外交官的傳記，經過多年的寫寫停停，終於在七十四年時出版「清季同文館及其師生」一書。

大約從七十六年底起，自己也不為什麼地對外國出版界發生了興趣，於是從信手拈來的「戈巴契夫先生有話要說」一篇開始，近四年的時間和毅力都花在這個主題上，甚至還曾自不量力的寫過一個時期的外國新書專欄呢。如此雜菜麵的寫作，有時候自己不免懷疑，如果

能從一而終的專心寫一個主題就好，說不定早都已成「專家」了。

(三)

最遺憾的莫過於自己齊家無方了，畢業二十年，家變卻已十餘年，的是終身之痛，所幸當年猶抱在我手上的小苗，與我相依為命十餘年後已告長成，前年自台大外文系畢業，目前正負笈聖路易的華盛頓大學哈西洋戲劇。倒是垂垂欲老的我，回想這些年的時路，心裡不免有一番感慨！



當我還不到三十五歲，別人問我年紀時，我總喜歡說我是三十五，以表示自己老成；當我過了三十五，卻仍堅持自己只有三十五歲，刻意「自欺欺人」。尤其是要「歡渡畢業廿年」，心裡總不是滋味，不相信自己有這麼資深了；可是歲月真是不留人，一過了四十，才真正體會什麼是 *middle age*，突然間，發現自己髮蒼蒼、視茫茫、假牙交錯。

二十年了，雖然自己和幾位同學都已略呈中年體態（不知他（她）們承認否？）但是二十年前的大學生活景象，卻依舊鮮活難忘，每次和同學們聚會，總有說不盡的「童年往事」，和逗趣不完的笑話；尤其是郭麗玲和徐漪媛，每次總

的 心 情



會湧出新的笑聞，讓我們突然又年輕了二十歲，回到昔日紅樓「少年也，安啦！」的豪情與尷尬。

二十多年前，五、六十個來自台灣各地和海內外的青年朋友，可以說形形色色，各種典型都有；像蘇精，永遠慢條斯里，不僅說話、走路不急不徐，連笑起來也是非常節制，二十幾年前如此，現在依舊如此；他做事不急功也不務多，總是一點一滴耕耘，幾年來每天中午和老外「會話」交談，外語能力已經響叮噠。「莊子」健吉老大哥，似乎只會誇別人，不會炫耀自己的人，二十幾年了，依舊是樸樸的身材頂著一個黝黑癯瘦的臉龐。「老虎精」康宗虎，就大有不同了

，官愈做愈大，肚皮也成等比級數成長。「阿清也」黃秀清，是我們這一班的異族，來自一個「吃飯配鴨蛋湯、吃得腳酸手軟」的宜蘭師範生，卻與前面三位和所有師範生，都不相同，而且是極大的不同，放下老師這個鐵飯碗不幹，竟然跑去沙烏地阿拉伯做生意，而且這些年來一直都在賺阿拉伯人的錢，去年「新聞組友會」，他是唯一拿著大哥大出席的人。

為什麼先談這幾個師範生同學呢？因為他們都是我們男生第六宿舍——〇八室的長者。其實「一一〇八室」不僅這幾個傑出的長者，它還住了幾個值得大書特書的重要人物，譬如「安榮哥」陳進榮，現在

◎林東泰／心情小札

二 十 年



已是「自由時報」的採訪主任兼副總編輯；「魔神爺」張茂森，現在是「台灣日報」駐日特派員。猶記得「安榮哥」當年在猛追余秀鳳時，通常都好晚才返回宿舍，我們一一〇八室的同學可以從他回來一路唱的歌聲，體會他當晚的心情，他的幾首主題曲——「生命如花藍」、「往事只能回味」等——都十分令人迴腸盪漾。「魔神爺」則一副花花少爺的模樣，視衣永遠是變過的，領帶的款式總是最新潮的，幹了一師大青年社「社長」之後，更充分表露他的出手闊綽：今年四月間，在台北老爺飯店與他匆匆聚面，乖乖！他的打扮有如影藝明星，台北最時髦的髮型、髮角剪得光溜溜的、一身名

貴的西裝，只是不再抽當年他最喜愛的 Marlboro。 「一〇八室」還有一位可能已被遺忘的天才，他就是「阿福哥」張正福，說他天才並不虛誇，他就是高我們一班第一名考進社教系的，但是由於神志不情，又跟我們同班，可惜後來也沒有讀完，又因精神問題被家人帶回彰化了。「阿福哥」的軼聞，說來令人咋舌，有一天清晨六點起來，脫光了衣服要衝進女生宿舍，剛開始還以為只是說著玩玩，後來發現是玩真的，我們幾個人勸阻無效，只好請女生宿舍舍監先別開門。猶記得，有一晚宿舍熄燈之後，「阿福哥」和另一位室友黃義明展開一場史無前例的「世紀瘋狂大競賽」

，已經忘了是請那位室友做裁判了，至於比賽什麼，在此就不便細表了。 我們這一班，可以說奇人軼事一籬筐，像陳婉真就是一個常常讓大家掛在口頭上的一號人物。有一年聖誕夜在馬老師家聚會，她老小姐竟然穿著一襲黑洋裝，衣服上寫滿了「誤時、誤時」字樣，同學告訴我說不僅如此而已，不久前，她就是穿著這套時裝赴某人的喜宴。當她參與了「台灣建國聯合陣線」之後，有一次和許信良等人巡迴美國各地演講，到了密西根州安娜堡校區那一站，由於許信良挑釁蔣經國就是陳文成命案的主謀，許信良還沒講多久就發生群毆事件；當晚架打完了，演講也結束了



，我就去找陳婉真要約她出去聊聊，她的同夥很怕我是對她不利，我告訴婉真說，我是來邀妳，跟這幫人有什麼關係，要不要出來，能不能出來完全由她自行做主；後來我們就在附近一家小店聊了半個多鐘頭，不過自從那次聚會之後，我就理解到陳婉真不會回頭了，證諸她回國後的諸多表現，證實我當時的感受沒錯。

二十年之後，回想起「童年往事」，實在有許多甜蜜，也有許多苦澀；有許多歡笑，也有一些傷感；有許多滿足，也有一些許的失落；有許多壯志豪情，也難免掩不住的惆悵和無奈。但總的說來，在師大的四年大學生活，奠定了我爾後的基本人生觀和做事態度，這才是最大的收穫。在這四年當中，師長們給我們的絕不只是知識而已，更給了我們做事的態度；記得最深刻的一句話，就是歐陽老師說過一次，他說：假使有一天，他倒下去了，一定是倒在編輯桌上。每當我和學生談工作熱忱和敬業精神，總會把歐陽老師的風範和這段話講給同學們聽；而我自己早在大三時即已確定要去台灣新聞

報實習，原因很簡單，就是矢志要跟著歐陽老師多學習做人做事的方法和態度，那時候，本來陳婉真說好也要一起去台灣新聞報的，她在採訪組，我在編輯部，兩人同心協力在歐陽老師帶領下為台灣新聞報開創一片天空，後來婉真去了中國時報，也就是因為沒去新聞報，後來才走上了這條異於常人的不歸路。 對於歐陽老師的敬業精神，新聞業界無不感佩，後來我在淡江服務時，為了讓這一輩的學子，可以親身感受歐陽老師這種偉大的風範，特地央請老師到淡江大傳系兼了一門「新聞道德與社會責任」的課，開了兩年，由於淡江向來以廣電為主，輕忽新聞訓練，以致

於課無法再開下去，讓我一方面感慨這一代年輕人的淺薄，另一方面也使得我一直深感對不起人崇拜敬仰的老師。 馬老師驍伸和黃老師，是另外一種典型，和他們兩位老師相處，真可謂如沐春風，從不會給學生壓迫感，但是我們又非常充實學到了許多知能。剛開始的時候，同學們對如何稱呼他們，產生相當的困惑，到底要稱馬老師為師公、師丈？還是稱黃老師為師母？後來最簡單的辦法，就是都叫老師就沒事了。去馬老師家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他們絕不會讓學生有任何拘束感，馬老師和黃老師為了紓解同學們的緊張，總會講一些輕鬆幽默的話題；黃老師對於第一次去的同學

所展示的幽默，就是馬老師很會泡咖啡，於是馬老師就到廚房泡咖啡，這可叫我們做學生的擔當不起，忘了那位同學說馬老師就是為我們沖泡咖啡，所以成了名家，甚至還上電視表演呢！

由於馬老師和黃老師平易近人，所以從我們這班開始，每年的聖誕夜，大家都會不約而同一起到他們家，直到現在，此一「習俗」仍舊維繫著，不過去馬老師家的再不只是我們這一班而已，而且現在許多學生是帶著夫人或先生一起去的。回國後的第一年聖誕夜，我又循著往例到馬老師家過聖誕夜，回家之後，才知道淡江的學生齊聚我家門口（淡江學人宿舍）唱聖歌，並且高呼一



些諂媚肉麻的口號，使得我覺醒也該請學生到家裡過聖誕夜。但是假使我自己的學生走得早，我還是會去馬老師家，那時候看到祖孫幾代師生同堂，也是滿有趣的。

于老師則是新聞組同學人見人怕的老師，不僅上課時會把你的身家調查得一清二楚，

縱使畢業多年你已是某大報的高級主管，于老師依舊會像當年上課的口吻相詢，所以能夠不見到于老師是大家共同的心聲。有一次，黃肇珩老師就告訴我說：東泰，對學生不能太兇，否則將來像于老師都沒有學生敢去找你了。黃老師所言甚是，可是，我對學生的要求依然非常嚴格，從淡江到師大，可以說一以貫之，當人的大刀從不鬆手，這時候我才深深體會于老師的心情，原來做老師的通常只是「色厲而內荏」，對學生兇狠無非只是希望學生多學一點東西而已，其實做老師的內心都很溫柔的。可是，儘管嘴巴巴這麼說，我自己仍然很怕見于老師。

王洪鈞老師又是另外一個

完全不同的典範，自從第一次上王老師「大眾傳播與現代社會」的課，就深深感受到一個「做大官」的模樣，頭髮永遠梳得整齊齊齊、衣著永遠一絲不苟、嘴角永遠掛著一絲微笑，尤其重要的是永遠記得別人名字和目前職務。記得結業前的分發實習，歐陽老師和于老師先到，老師和我們一起談有關實習的事，王老師隔了幾分鐘之後也到了，王老師一進門，那種翩翩風儀吸引了所有同學的目光，當每一位同學敘說自己想去的單位時，王老師馬上指出可以找那一位該單位任職的學長幫忙，即使遠在東南亞和大洋洲也是如此。那時候，我只記取歐陽老師和黃老師的教訓，要隨時記住許多人



的電話號碼，所以腦海裡務必記住三十個左右的電話號碼，但要同時記別人的名字卻力有未逮。因此王老師很早以前就跟我談從政或問政的事，可惜我都無法去實踐，大概沒有王老師這種天賦有關吧。王老師是一個非常感性的人，每到一處、或每遇一事，總會賦詩幾

句，排遣心中塊壘：八九民運之後，王老師帶團訪問大陸新聞教育機構並旅遊大陸名勝，離開南京夫子廟的臨時賦詩「空留晚晴樓」，迄今仍叫隨行教授們心有戚戚焉。

洪健昭老師的「新聞英語」是新聞組同學又敬又怕的一門課，他要求同學們在上課前，先在黑板上寫上一則英文新聞稿，然後他一上課就可以直接上黑板上改稿。我看到高我一班的學長們的新聞稿，被改得體無完膚，實在不忍目睹，自己不信邪，有一天，特別提早到教室，趁別人都還沒來之前，就大膽揮灑寫了一段，結果和學長們沒有兩樣，被老師從頭改到尾，最後「導言」只剩下日期和sub兩個字沒有動

。回國後，洪老師膺任中央社社長，幾次與新聞組老師和組友聚會場合，一提起洪老師政稿毫不留情的作風，大夥大笑不止，可是洪老師還一直強調他對師大學生算是比較客氣的了。

沈宗琳老師更是令我景仰的主筆，他教我們「新聞評論」，我實在沒學會幾招寫社論或評論的手法或技巧，倒是他當聯合報主筆期間，曾經展現他無畏、無懼、無私、無我的報人風範。當我國駐聯合國大使魏道明，在聯合國開會席上打瞌睡的鏡頭出現「新聞天地」之後，國內尚沒有多少人敢直言批判，而當魏道明回國當天一下飛機的時候，沈老師趨前送上一份當日「聯合報」，

社論就是沈老師執筆的「請魏道明下台」。去年，沈老師在美國辭世，國內報界在國內為他舉行公祭，我也去向沈老師表達內心的崇敬，但真不知道沈老師這種風骨，國內還有幾人？

我在師大社教系新聞組讀了四年書，不僅從老師口中學到許多知識，更從老師們的身上深深感受到報人應有的風範和風骨，可惜自己離開「台灣新聞報」之後，也就離開新聞界了，無法履行老師們身教傳授的典範，實在是我最大的憾事。自己現在忝為新聞教育界的一員，但總感覺自己沒有老師們那種典範，實在無法將老師們的精神從我自己的口述之中轉移給下一代新聞學子。

我之所以會走向傳播教育之途，完全是徐老師佳士的感召和影響，而且他的治學態度和融匯功力，是當前所有傳播學子仰望而不可及的典範。（在師大畢業紀念冊上說一個令人尊敬的政大老師，不會有人介意吧）。

當然，在這二十年當中，要不是李瑞青的甘苦和勉勵與督促，大概也不會有今天再回母校任教的機會。在美國時，她常說，假使我再用功一點，博士學位也不會唸得那麼辛苦；近幾年來，她又說，要是我再用力一點，也不會拖到現在才寫升等論文。其實，她也沒有那麼不盡人情，對我實在是異常寬容的，所以不論我計畫或著手做任何事，她從不

會干預，盡是事前的鼓勵或事後的安慰。瑞音是一個非常講究規律的人，大概和唸圖書館組有關，與我讀新聞組的性格，可以說大相逕庭；但正由於她這種習性，我才可以放手把整個心擺在學術和學生上面，把持家教子的重責大任都交給她了。她當然不滿意我這種作風，可是事實是：在美國時，我只顧讀我的書；回國後，給學生的時間遠比給兩個兒子還多。大概我認為他們像老爸一樣懂得追尋自己所要追尋的理想吧！

雖然二十年了，可是當年許多往事仍然有如昨日，尤其最不可思議的是，二十年下來，我已經有中年體態和體能徵象，可是為什麼這些老師們卻

依然和二十年前一樣？他們到底有什麼秘方？這是老師們不傳之秘？假如老師們能夠和教導我們做事和做人之外，再教導老師我們如何長生不老、永保青春，我們就再無其他要求了，而且目前我們所要的也就是老師們這一套永保青春、長生不老之秘。

我們這一班有訴說不完的趣事和糗聞，可是年近中年，這些趣事和糗聞似乎反而成為令人懷念追憶的生活點滴，反倒是近年來生活中似乎缺少了當時年輕的趣事，今日生活周遭竟是乏味的呆板步調和節奏，真不敢想像再過二十年，是否仍是懷念當年紅樓往事？也不知道二十年後是否還有力氣再編一本「廿年專輯」？再組

一個「大陸河山旅遊團」？



那些年，曼玲移民美國，婉真流浪他鄉，清玉也失去了聯絡，我一個人南部，好久都沒有他們的消息，好幾次我夢見他們突然回來了，又邀著要到金山去瘋幾天，每次醒來，夢境好真，真又似夢，匆匆廿年，不知我們四人再度相聚去吃牛肉麵又將是何時？

記得畢業前半年，我盤算著新聞組畢業後的可能三個出路——教書、進報社、或是時興的電視台。我做了這樣的安排：大四寒假，我毛遂自薦跑到華視要求免費實習，原想去的是新聞部，結果卻被派去「公共關係組」，當時的組長是石永貴先生，他要我幫忙採訪公司內部的新聞，節目預告寫成新聞稿，還有為演歌星們打

◎廖靜霞

二十年



宣傳的影劇消息等等，每天發給各報社採用，隔天再剪報整理資料，每天工作量不小。尤其遇到新節目推出，或是過年過節，節目大量需求時，更是忙碌異常，最麻煩的是節目開雙胞，打對台時，高級主管一再的開會，新聞稿一改再改，又要重新打字，等著發稿，令人不勝其煩。而看到新聞部的工作更是分秒必爭，不得絲毫有錯。心想這種緊張忙碌又沒有寒暑假的生活，實在很難適應，於是進電視台的這個念頭從此打消了。五月的正式實習，我申請回到高雄的「台灣新聞報」，當天正是高雄市政府進行總質詢的期間，報社安排我跑府會新聞，每天在市政府、市議會跑來跑去，短短一個

月中，我結識了市政府大部分的單位主管，以及整個議會裡的議員們，也意外的發覺了政治強烈的戲劇性以及政客們的表裡不一；更進一步真正領悟了「權力的滋味」一書中的個中三昧。於是六月再回到師大準備結業分發時，我毅然的選擇了「教書」生涯；經過了一番改分發的波折後，九月開學時，我如願的進入了高雄地區的學校——前金國中。隔年九月，我結婚了，從此廿年來，我過著最單純、安定的家庭生活。

六十五年，前金國中奉令要成立「國中益智班」，當時全校老師中，只有我修過「特殊教育」學分，校長要我勉為其難的扛起成班的工作。寒假

我們的



時我只好跑到彰化教育學院受訓，當時婉真派駐省議會採訪，住在台中市區，我和她取得聯繫，約好下課後在台中見，好好相聚一宿，那一夜我們談得很多，很高興；也談到她認識了一批新朋友，他們常聚會，帶給她很多新的理念和充實的生活，可惜隔天我急著回彰化上課，無緣認識她的新朋友。

前一陣子，她第一次自海外回來，到高雄時，她先託朋友與我連絡，我們又聚了一次。她感慨的說：「這些年來，好些過去的同學和朋友都疏遠了，大家似乎都不便與我見面，沒想到你我還能見面。」我告訴她：「或許各人的理念，處境會有不同，但是我們同學



樂的家庭，和擁有一個勝任愉快的家庭。先生王剛毅，是同學們在校時就認識的，現任職中船高雄總廠，參與海軍二代艦造艦工作，每天早出晚歸，盡心盡力為國防事業而努力。兒子王智明就讀高雄工專三年

級，今年暑假即將上成功嶺，他幽默、機智、多才多藝，是我的「小情人」。從小在我的身邊，陪我看電影，讀小說、論名著、談趣事……我們一起渡過他最艱苦的國中生涯，一起出國增廣見聞，一起規劃未來……他最大的嗜好就是換他老媽，沒事就說我愈長愈「安全」，愈看愈「愛國」——降低社會犯罪率，我也只好回敬：「把你養大，真是我人生的一大敗筆！」女兒欣怡已讀國二，與我同校，她自小獨立上進，個性開朗，能靜能動，是個不用操心的孩子，一心想當媽媽的學妹，包括高中和大學的。這就是我們平凡而快樂的家。而最可貴的是我們擁有一大票志趣相同的好朋友，

友，假日裡總是全家結伴郊遊、露營、休閒品茗、聊天鬥嘴……不亦樂乎！在南部，房價、物價較低，生活步調較慢，我們就是這樣過生活的。至於工作方面也很幸運，民國七十三年，我所任教的前金國中因減班，教師超額，但大家都不願離開，弄得校長好為難；於是我自告奮勇接受轉校，反而得到好運，意外的介聘到高雄市最明星的五福國中，緊臨高師大，我就近順便的把研究所四十學分也修好了，尤其離家也近，孩子上學更方便。別人羨慕我的好運道，殊不知我仍然是那一套——毛遂自薦，跑去和五福的校長直接暢談、訪問一番，令他對我印象深刻，更由此可見新聞的專

四年的情誼永遠是存在的，只希望你出國多年，再次回到國內，能更仔細、更深入的去觀察、了解，再確定自己的觀點，至於我們之間同學的情緣它是不會變的，不管將來我們是見面或不見面。」

回想大三時，歐陽老師的課是我們的最愛。那一年，巨人少棒隊在美國獲得世界冠軍榮譽歸國，全國同胞欣喜若狂，準備熱烈歡迎、慶祝。歐陽事先交代我們，當天各自前往機場，各展神通，想辦法採訪新聞，實際體會一下當記者的滋味，那天一早，當我到達松山機場時，已是人山人海，我東張西望的，意外遇到了當時任職中央社的林章松學長；於是我跟緊了他，隨著他到處詢

問消息，在人群中衝鋒陷陣，最後他拉了我跳上了一部遊行的吉普車，沿街接受熱情群眾的歡呼、擁擠。車行很慢，約三個小時後，終於抵達三軍俱樂部，在裡面舉行記者會。但有守衛把關，檢查記者證。我只有趁著一陣擁擠、場面混亂時，很快的溜了進去，對著小將們煞有介事的訪問了一個又一個，忙得不亦樂乎……

隔天到了學校，大夥興奮的談論著昨天的戰況、戰績。最後證實，一直堅持到最後，進入記者會會場的，只有我和婉真，她是使用一張暑假時用的幼獅社實習記者證混進去的。當時我們兩個好得意喔！這些年來，每當在報章、雜誌中看到同學們的消息時，時常會想



到，如果當初我已留在台北，進報社服務的話，如今不知又將是一個怎麼不同的人生呢？

二十年來，我的生活就在學校、家庭中平穩的度過，最大的成就，是維持一個和諧快

業潛能早已在我們身上紮根了，我感謝「社教系」，更感謝「新聞組」！

在多年的教學生涯中，我從不爭「好班」，拒導師，一直我都熱衷於所謂的「B段班」，「女生牛頭班」，我教國文和公民，我喜歡他們沒有功課的壓力，在課堂上我可以發揮記者的本能，每天我都是以最新新聞報導的方式吸引著他們的注意力，再加上廣汎的社會資訊，一部部的電影、名著，持續著他們的學習情緒更藉著良好的溝通氣氛，了解他們，幫助他們，時常他們也帶給我很大的回饋，所以每天到學校也是一件很快樂的事。預計再過五年即可申請月退休金時，我將全力投入「人本教育推

展」的義務工作，我很支持，贊同他們的理念，我將熱心的把教導學生，協助兒女成長得親身經驗與心路歷程，回饋於我們的社會，感恩於我們的母校，結合新聞與教育，不負於我們的所學——社會教育。



好久不見！

※ 黃春華花絮

阿花很緊張，會杞人憂天，住宿舍時和我頭對頭都睡上舖，她常睡不著覺，耽心住在頭份的老母，怕地震，怕山洪，怕戰爭……講著講著，我已入夢鄉了。她說：『郭子！妳好像有開關，一上床就睡著了，真幸福。』

／郭麗玲記／

紅樓舊夢

◎ 陳侃

師大的建築，古樸雅緻，行政大樓的紅磚牆，更具特色，有人以「紅樓」來比喻師大，記得當年有在校內刊物寫了一篇「四年一覺紅樓夢」，那時我還感覺，四年，滿長的嘛，怎會是一覺呢？沒想到轉眼間，踏出師大，如今已五個四年了。

學生時代，是一生當中最美好的時光，充滿了理想和幻想，而學生時代的情誼，更是無比的真誠。小時候唸的一首詩：「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為君揖；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為君下。」當時並沒有怎樣的感覺，但歲月流轉，世事滄桑，學生時代不變的情誼，如今感覺起來，卻是彌足珍貴。

我常常感覺自己這一生實在太幸運，雖然從小家境貧困，父親常自嘲「百無一用是書生」，但生活卻是過得去，以後讀書就業，一切都是那麼順利，套一句陳之藩說的話：「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祇好謝天了！」

最令我感激的是于老師和歐陽老師。畢業後我考進了經濟日報，報到時報社要我找兩位保人，我在台灣沒有親人，祇好求老師幫忙，起初以為老師會很為難，沒想到兩位老師拿起表格看看，說：「你要努力呀！」就蓋了章。在經濟日報工作轉瞬間已經十九年，我一直心存感激，不敢稍有弛

令人懷念的阿祺



林東泰
◎鄭庭鑑
陳侃

每次談起「阿祺」，總會令人想起那個熱愛足球、體格魁梧、遠觀進取、熱情奔放、急公好義的身影。

那天，我們班上幾個同學從台北到新竹去給他公祭，我們實在難以想像這麼好的人、這麼強壯的人，竟然會忽然間就離我們而去。他的離去，少了他那份熱情和爽朗的笑容，使得今天畢業廿年的聚會失色許多，也使得大家在歡聚之餘，心頭總是滲雜幾許的惆悵和傷感。

「阿祺」是班上每一個人的好朋友，我和他更有一份特別的感情。因為我們在六十一年結業分發實習時，他被分發到高樹國中，高樹雖然離屏東尚有一段不算短的車程，但和台北比起來總是近多了，於是每到星期假日，我就從高雄返回老家，邀請他到我家聚聚，我母親是非常好客；又很能跟年輕人打成一片有說有笑的「老人家」，「阿祺」每次到我家，家母

／林東泰



情。

如沐春風，不但是在課堂上的感覺而已，在人生的道路上，同樣也感受到春風的和煦。



※ 曾金樓花絮

阿樓是國組有名的糊塗蟲，她很不愛早上起床後的漱洗工作，她住在音樂系後面厥老師家，有天停水，『哇！太棒了，可以不洗臉、刷牙和洗澡了！』

大三上西文分類編目，下午兩點的課，她又睡過頭了，腳往床下一踩，就登著高跟鞋往圖二樓跑，只覺得怎麼一脚高一腳低的，心想：『完了！風濕嚴重到兩腳都不一樣長了。』後來，往下一看，天啊！原來左腳登咖啡色鞋，右腳登黑鞋，難怪不一樣高，敲門進教室，大家都笑起來了。現在想來，藍乾章老師愕然的表情仍在，敬愛的藍師卻已於十一月九日與世長辭了。

〈郭麗玲記〉

知道他是僑生，總是故意做一些傳統的台灣菜請他，兩人甚有話說，儘管家母的國語不是很靈光。翌年，當我到台北服兵役的時候，我就請「阿祺」有空到我家多多陪陪家母聊天。「阿祺」真是有心人，果真一放假就到我報到，令我和家母感動不已。後來「阿祺」到屏東更勤了，因為他交上了大樹國中一位女老師，她就住屏東車站附近，她就是「阿祺」夫人。家母很喜歡「阿祺」，家母總是誇他勤儉刻苦、忠厚老實、做事踏實，家母爲了多幫「阿祺」一點忙，還主動要他往返香港的時候多帶一些「港貨」回台灣，她可以幫他向我家鄰居兜售。其實，「阿祺」一年也沒得去香港幾次，家母也只是「一番好意而已」。

後來，「阿祺」爲了就近照顧年邁老母親，就到了新竹社教館工作，他可以說是本系少數服務於社教館的系友，在新聞組的畢業組友之中，更是獨一無二。「阿祺」服務於新竹社教館時，我要是去新竹岳家，就會順過去拜訪他，當時，就能充分體會他在那種官僚體系內，猶能勇於任事滿懷理想的幹勁和熱忱。

「阿祺」做事認真負責，所有和他共過事的人都有同感，當他在新竹社教館任職時，館內上上下下所有同事無不佩服他的做事敬業精神感動。數年前，當時我仍在淡江，他知道淡江大學有一個展示廳，每週安排展示活動，都是由各系或各社團半年前即規畫設計；「阿祺」爲了推廣新竹縣某一位剪紙藝術家的才藝，竟然也推廣到淡江展示廳來了，而且展出事宜都安排妥當之後才來找我，也沒讓我有幫忙的機會，後來我只是約見了負責展示廳的張家宜副校長和他見了一次面。

「阿祺」實在走得太匆忙，留下的只是他令人懷念的爽朗個性和積極進取的精神！

／鄭庭鑑

認識謝國祺最初是在男生第六宿舍，他那副樂於助人豪爽的個性，十分引人注意，余國

積由港來台，陌生無助時，他就義不容辭地用他那廣東腔式的國語代爲傳譯，在指指點點的歡笑中，我們三人成了莫逆之交。

大學四年，他還新聞組，活躍於運動場，爲本系爭取了許多榮譽；我們曾一起奔馳於足球場、籃球場，也曾大夥利用課餘，徜徉於碧潭的渡船之中。畢業後，他分發於屏東高樹國中任教，當兵在台中，後又回高樹任教。由於忠厚誠懇、熱心公益，終獲得同事黃小姐之芳心，於六十五年結成連理。不久，調回新竹社教館，由於工作認真，被擢昇任組長，努力於社會教育之推廣工作，不時因公奔波於南下北上之間。

不知是天妒英才，還是工作太過勞累，他因腦癌動手術住進台大醫院，爲了不讓別人替他操心，居然連在台北的我也未通知。這是我直至現在仍引爲憾的事。因爲手術欠佳，又赴大陸尋醫求治，誰知藥石罔效，不幸於八十年五月一日去世。

悼故友，令人十分唏噓，天不假年奈何？

謝國祺，我們仍然會懷念你的，尤其在這畢業廿年的聚會裡，少了你總是有點黯然失色，因爲忘不了你那神采飛揚的神情，以及我們揮汗如雨共同奔馳的時光……如果你仍健在，那該多好！

八十一年七月廿一日

／陳侃

錦瑟無端五十弦，
一弦一柱思華年；
莊生曉夢迷蝴蝶，
望帝春心託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
藍田日暖玉生煙；
此情可待成追憶，
只是當時已惘然。

每看到與國祺合照的這張照片，總想起李

商隱這首詩，感歎人生是如此的虛幻，天人永隔，豈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我第一次見到國祺，是在蘆洲的僑大先修班。因為辦理手續的延誤，已經開學了我才趕到僑大先修班報到，記得報到那一天，我被帶到男生寢室放置行李，僑大先修班的男生寢室與別的學校不同，總共二十張上下層雙人床，一個寢室住四十人，男生宿舍則是由四周五、六個平房寢室圍繞中間池塘而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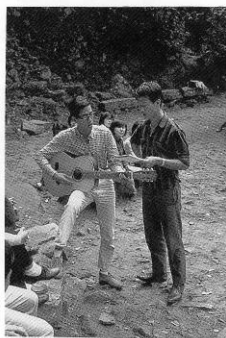
由於我是開學之後才趕到，寢室裡早就住滿了人，我被安排到靠近寢室尾部的床位，放置行李時，受到許多陌生眼神的注視——他們跟我一樣，來自各個不同的僑居地。忽然從前頭走來一位壯壯的、皮膚黑黑的同學，他笑笑地問到：「剛來的？」我回答：「是的。」他自我介紹說：「我叫謝國祺，從印尼來，你呢？」從自我介紹開始，以後我與國祺成為班上的好友。

與國祺交往過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誠懇而熱心公益的朋友，他的熱誠有時甚至超過他的能力，記得在僑大先修班那年學校舉辦歌唱比賽，班上只有一位女同學報名，男同學沒有人敢嘗試，最後由國祺挺身而出，代表男生報名，報名後，每天由位後來分發至文化大學音樂系的女同學幫忙惡補。至今，每聽到他練唱的自選曲「西班牙姑娘」，當時的情景，又不斷地浮現在腦海。

在成功嶺受訓時，我與國祺被分到同一連，進入師大，又同一班、同一宿舍，我們時常

互相砥礪、互競上進，雖然選擇唸新聞組，實習時在大華晚報，但畢業後卻沒有選擇跑新聞這個行業，後來他從教書轉到新竹社教館工作，成為當時新竹社教館中唯一社教科班出身的工作人員，專門負責社教館的各項展覽及演講活動。

剛畢業那幾年，我們還經常有往來，國祺有事到台北來，有時還住在我賃居的地方，但他結婚之後我們的連繫就少了，因為他讀研究所要新竹、台北往返奔波，偶而也會電話聯絡，但見面的機會很少，如今天人永隔，令人不勝唏噓。



掃地隊隊長——

◎郭麗玲

李·紅·翦·影

跟李紅聯絡後，她只寄來一張掃地隊的照片及全家福，二十年的回憶又丟給我了。我試試把我所認識的李紅說一說：

李紅是師範保送生，尤其是馬祖連江縣的師保生；這就是說師大畢業後得到馬祖去服務。她老家住在花蓮，所以大二女生宿舍的配發，她是其中一名，我們同居一室有一年之久，她還是我們的室長呢！李紅一向很乾淨俐落，連抽屜裡的東西都整整齊齊，她很會丟東西，不太有用的東西都丟了，東西少當然就容易整齊啦！她家兄弟姐妹，一律以顏色命名，老大是她，李紅；以下有李綠、李藍、李青、李紫及李黃。有位媽媽級的長跑女將就是她老妹。她雖然年紀比我們大一點，卻和我們一樣瘋狂；我們常常在宿舍快關門前，忽然餓得想去買油餅或陽春麵，就在睡衣外面套上大雨衣，穿上雨鞋衝到龍泉街採購，在宿舍關門的最後一秒鐘再擠進女舍的大紅門。我們也曾向系辦公室借大型的唱機，邊聽進行曲，邊



做宿舍大掃除，效果其佳，一兩小時就清潔溜溜了。
李紅是社事組的，並且登高一呼辦了一個『龍泉街清掃大隊』，專門在每天清晨為師大唯一一條社區街道——龍泉街打扮和洗臉。許多社教系的熱心人士都參加了，每晨聞雞起舞，人手一把竹掃帚去掃街。後來牛肉麵店、水果店、油餅攤的老闆都和我們很好，最直接的利益是：麵比較多一點兒，香蕉大一點兒，油餅酥一點兒，我們也深以參加此一公益性社團為榮。





重來，我想我們夫婦會繼續唸書，走入另一個研究的領域，現在只能打算等兒子學業告一段落的時候，能去做一些進修罷了。

看了人生百態之後，覺得最幸福的是做個平凡的人，有健康的身體勝過一切。

後記：

本人現在正在減肥，胖了很多，林美媛看到我就說：「妳一定很愛吃，才會吃得這個樣子！」所以若有人有減肥妙方，請務必轉告，我不參加墮丁之旅，就是怕被大家看見，笑話我，除非體重能減下來，否則不參加任何慶祝活動。



◎謝家瑛

隨筆



中教書，因為只會坐公車，所以常常得央

求哥哥以機車載我。次年我在台中結婚，六十三年因先生至北部工作，所以在劉台先引介之下，進入台北市大理國中，同年生下我的兒子。兒子由祖母帶到五歲，初回到我們身邊時，很不習慣，一直要找祖母，所幸我們只有他一個，所以慢慢就好了。一直到現在，幾乎任何活動都是一家三口同進同出，這二十年來最大的收穫就是有一個幸福的家庭。外子做實驗室、醫院的進口貿易，生意還算穩定，兒子今年高三，馬上面臨大考，全家為他緊張，不過他倒是個好青年，爸爸管得很緊，一切都正常。

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很幸運的一點就是有很多資料教他如何規畫他的生涯，一步一步照著計畫走，而我們當時，什麼都不會想，只是就這樣過下去。如果能



◎郭麗玲代筆

黃春華是客家入，我們都叫她「阿花」，她的歌喉很好，跳起土風舞來身輕如燕，口琴也不是蓋的，還是當年口琴社的臺柱呢！鋼琴彈的也很好，真是很有藝術氣氛的人。想起阿花就有好多甜蜜的回憶：她在大三時住在親戚家，每次不安心「坐」馬桶，她是蹲馬桶的，不幸噸位稍重，有一次竟把馬桶蹲成兩半了。嚇的把馬桶重新擺完整，片刻後小主人上廁所，「呼」，馬桶破了，被媽媽罵了一頓，阿花逃過賠馬桶的命運。

畢業後回頭份服務鄉梓，分發在文英國中教英文。縣運時，學生舉著學校的會旗進場，沒想全場觀眾拍手歡呼：「中國英文」來了！原來從右邊唸過來了，文英國中當然變成中國英文了！

阿花要出嫁了！嫁給陳光雄先生，他是佛羅里達的營養學碩士，在頭份臺糖畜產研究所做豬的研究。我們幾個死黨湊錢給她買了一個剛上市的伊瑪慢燉鍋給她，她還以為我們說反話，把快鍋故意說成慢鍋。她想時代在進步，生活步調變快，所以這個禮物一定是「快」鍋，不可能是「慢」鍋的！她媽媽還給她帶了一隻母雞嫁過去，要讓這隻母雞下蛋，孵一窩子小雞，是「生養眾多」的好兆頭。結果這隻老母雞暈車，喜車坐太久了，變成「暈雞」，到了新房，她竟然昏頭昏腦，連站都站不住了；好在阿花調養有方，還真養活了，把蛋孵出一大堆小雞。不久，阿花果真效法老母雞的榜樣，養了一男一女，陳大偉和陳小麗。他們後來移民美利堅合眾國新大陸，住在舊金山，阿花考上了鐵飯碗的郵局，上夜班（每晚八點到第二天清晨），專門負責把信函依照街道及門牌順序檢好，讓第二天郵務士可依號碼快速將信件送到收件人郵筒中。先生先學電器修理，後來在自宅開了修理電視、唱機等電器產品的店號，阿華白天兼管帳，生活還算穩定。兒子、女兒都成績優異，頗堪慰藉遊子之心；自移民後，未曾返國，樂不思蜀？阿華信中說「緊張、忙碌、無聊、沉悶的日子，難得去enjoy life」，真如此慘嗎？願他們會比以前更好。



要回來



似乎很難相信離開社教系已二十年了，但十歲的女兒不時會幫忙拔起一、兩根白頭髮，不容我否認已邁入中年的事實。

依稀記得剛踏進師大校門時，黃毛丫頭一個，什麼都不太懂，家又剛從台中搬到台北，猛然接觸到那麼大的環境，真有些像劉姥姥逛大觀園一樣，對一切都感到新鮮好奇。大一迎新晚會上，學長的戲言「吃飯大學睡覺系」倒真是烙印深刻。

二年級以後分組，社事組的老師們都很關心愛護我們。陸老師家一年一度的晚宴，食品豐盛，賓主盡歡。郭老師和林老師都是青年才俊，學有專精。李老師和師母都平易近人，很能和我們打成一片。我們幾個不住校的娘子軍吃過了龍泉街：老頭牛肉麵店的大辣加上原汁牛肉湯一碗、咖哩牛肉麵、新出爐的起士麵包、湯圓、餃子、什錦水果及各式自助餐真是變化無窮，至今想來仍是垂涎不已。

◎ 劉台仙

我一定

四年中除了哲學概論外，倒也沒跳過課。最緊張的是雷公的課，有懼於他的「當」威，真花了些時間看書及寫報告。否則向來是考前臨時抱佛腳，在家瑣租的小房子裡，各式零食及飲料提神開夜車的景象仍歷歷如繪。

暑假的貧戶調查值得一提。從來不會說台語，臨陣惡補了幾句話，居然過關了。大一去了台北縣，開始下鄉體驗社會。二年級去了新竹縣，有了睡辦公桌的經驗。如果猜測得不錯，這次調查促成了黃秀清和吳鈴嬌這對佳侶。大三還上了宜蘭縣，有幸去了龜山島。

因為吃住在家里，還有公費公糧可領，加上貧戶調查的外快，四年大學可是自給自足。不過也因為家住台北而喪失了住校生活的體驗。畢業旅行提供了一次環島旅行的良機，否則有些地方我是不可能有機會去的。畢業後分發到北市大理國中，教公民和做指導活動。

還先後引進駱比和家瑛。六十四年結婚，不足一月先生來美深造，次年辭職來美和他相聚。先後唸了醫事技術士學位和營養學士學位。在美唸書的四年，比當年準備大專聯考還用功。現在在一家醫院做營養師，對工作還相當滿意，就是太忙。剛來的幾年，時常夢遊故鄉，近幾年來才逐漸適應了。雖然如此，英語到底不是母語，客鄉總非家鄉，永久的歸屬感是無論如何建立不起來的。七十一年底曾回台一趟，见到了些老同學及陸老師和師母。

回想起來，在師大的四年，後悔的是沒好好唸書充實自己。慶幸的是結交了不少本系及外系的朋友，包括英年早逝的二姊夫呂嘉衛。想念的是圖書館前的草坪及龍泉街的食品。最難忘懷的該是那無憂無慮的青春年華及各位師長、同學們。八月的系友會，一定排除萬難回去見見大家。畢業二十年，來美十五年，此番第二次回去，真有「小小離家老大回」的感慨！



拭去問號的角色

——老師

◎孫筱芳

從踏出校門，進入社會，組織家庭，生兒育女，到全心投入工作，至今已整整二十年了！翻翻畢業紀念冊，大學四年的美麗時光，似乎又重現眼前，讓人覺得自己又年輕了起來！

很慶幸地，我選擇了國中老師做為終身的工作，在課堂上，我所授與學生的一切，不論是課本上的知識，或是課本外的點點滴滴，都能匯集起來，成為他們面對生活時，真正有所助益的憑藉。面對學生，我尤其願意自己在課堂上，在生活中所扮演的，是幫助他們把眼裡、心中的問號，一一拭去的角色。

我第一年教書，學生中有一位「郭麗玲」——和我們班的郭子同名同姓，

我就告訴她，我大學同學也有一位郭麗玲。後來，她也考上師大，在教育系；接著又考上教育研究所，若有問題就打電話找我們班的郭子出主意，這也是一次巧合，現在，她就有兩位老師輔導她了。

如果說，教育是一種人性的管理，真正理想的教育，應是少管多理；所以，我十分樂於成為老師，並深深的喜愛這份工作，和學生共同分享智慧與希望的經驗，使我真正認識了教育事業的純潔美麗，以及奉獻的快樂和充實！

總之，這個「二十年」是一生中最多采多姿，最值得回憶的二十年！先生在彰化的郵政局服務，三個兒子分別在國小二、四、六年級，溫馨甜蜜，二十年經營一個愛巢，也是大有收穫了。



成·長·的·二·十·年

如果有人問我是否願意重回大學生活，我的答案是否定的。走在路上，看到神采飛揚的年輕人，我不羨慕他們擁有的青春，你也許會說，你已經老了，大學畢業都二十年了，光羨慕又有什麼用？酸葡萄的心理作祟吧？但是我覺得，如果沒有「良師益友」的指引、陪伴，徒有青春只是美麗的外殼。畢業二十年來，換了三個學校，一直在教育崗位上工作，我覺得這是單純的生活。曾經少不經事，但是從書本的接觸，從朋友的交往中，我成長了很多。

讀師大時，有些師長的風采，仍然映在我腦海中，很傾慕他們侃侃而談的自在。如今為人師表，深感充實內涵、增廣見聞的重要。國中學生的資質好壞不一，很多孩子除了課本，很少接觸其它書籍，所以在課堂上，我常談談我對生活的看法，提供他們各種剪報，我汲汲於求新知，怕有所不足。現在我有一兒一女，因為晚婚的緣故，老大國小三年級，老二才四歲，對他們的教養，更是一種挑戰。到圖書館翻遍學前教育、心理學的書，覺得人生是無止盡的學習，進入不惑之年，希望自己不斷克服困惑。

二十年換得一個人的成長，這代價蠻大，但卻是值得的。



那裡人？廣東東莞
她的工作：電子廠工人
何日結婚？民國六十六年六月十四日
為何娶她？你這個問題問得很妙，一個愛字不就很夠了嗎？
(3) 為何不生下下一代？理由：誰不想要兒女呢？我當然也不例外。但沒有，我也沒辦法，看醫生，醫生也說我夫妻倆身體都沒問題！
下班後，做何消遣？看書、下棋、集郵、打麻將。
記得你以前蒐集戰爭、槍砲等東西或資料。現在還繼續嗎？
現在仍然繼續，不過你不該知道我有這種特殊興趣。因除老謝及地瓜外，沒
第三者知道，是地瓜告訴你的吧？！
(4) 這二十年，曾去過那些國家玩？菲律賓、泰國、中國大陸。
大學四年記憶最深的事，是？初到台灣時，由於不會說國語，在上課時所鬧
出的笑話！
大學四年有無愧疚？我想應該沒有。
(5) 你的新房子？有一千兩百平方呎，有兩間臥室，有比較大的院子。

KWOK CHING WONG



檔案

◎ (郭麗玲整理)

KWOK CHING WONG是誰？王先生？哈！偏不是！是「余國禎」。他老是自稱「老夫」，還記得他在大學時代，每次言談間也都說「老夫」。
他原來不肯寫這二十年的記憶，後來我只好用郵簡發出若干問題請他回答後，我來整理成文。收到他的信後，由於我對他的認識不深，要想不辜負他而有效的介紹他的心情，怕有偏差，所以我想或許直接把他的 tape 印出來就很好了。

(1) 工作的公司名字——SABRA
做什麼性質的工作——麵包師

赴美後換過工作嗎？為何？從未換過其他工作，因為在美國工作，假如你英文不好，做甚麼工作都一樣！

(2) 太太的名字：葉麗霞

為甚麼搬家？原因是方便上班，現在不買以後就沒能力買了，因現在利息最低。

房子是自己買的嗎？是。多少錢？二十四萬。

老余說老謝走了，但一九八八年他回來時國棋在機場送行時，他曾答應老謝會再回來一次，「老夫的許諾仍然有效，」只是不是今年回來，下次吧！希望大家去San Francisco看他，他的地址：

Kwok Ching Wong
347 Byrd St.
S.F. CA. (94132)
U.S.A



傳偉的小小我

◎杜惠明

我姓杜名惠明，四川省營山縣人，民國三十八年六月八日生於廣州。因為當時國政之動亂，而隨父母遷居台灣。赴台後，與父母一弟三妹同住，一家七口僅靠父親軍中之微薄待遇維持家計。由於家境清貧，自幼便能養成刻苦耐勞及堅毅不屈之個性。本人小學、初中、高中先後畢業於台北空軍子弟小學、北農附中、台北第一女子中學，四年後（民國六十一年夏）畢業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圖書管理組）。

前天夜裡，接到阿泰兄電話，非常高興，到底一〇八情誼仍深，不忘老友。惶恐的是要我提出二千字文稿繳卷；剎那間，肩上似乎有萬千斤之重。一來畢業二十年，一片空白；二來久未提筆，不知如何下筆向各位細說。隔天再接到寄來之通訊錄，得知各位同學在工作崗位上均有輝煌成就，雖然我們僅是短暫同學一年，但各位仍不忘將弟歸納於您們成功的一群，分享您們的光，大家都很忙碌，很少與各位見面，僅借班刊一角，向各位師長同學請安問候，並祝萬事如意，事事順心，身體健康。謝謝！

逃

兵

◎ 莊健吉



同年九月，服務於台北市螢橋國民中學（益智班）。次年夏，與師大衛教系校友王文正先生結婚。婚後隨夫赴港定居，居港期間，於香港李求恩紀念中學，擔任圖書管理一職，一做二十年。

婚後育有一兒一女，長子現年十七，就讀於台灣國立僑大先修班；次女現年十五，就讀於香港培正中學初中三年級。

本人篤信基督，熱愛大自然，盼能一償「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之宿願。

我們希望能趕快回到台灣定居，但是人浮於世，工作機會難覓，我和先生王文正都沒有拿到台灣的合格教師證書就回香港了；現在竟然連國中、國小老師都當不成，圖書館也都要高普考及格，這把年紀了，怎麼去考呢？真成問題啊！歸鄉心切，真是有家回不得，悲哉！這幾個月，多虧郭子、康宗虎、吳茵茵及鍾水蘭等同學幫忙找工作，希望能有安身立命、報效祖國的機會，我們一家就立刻回台灣來了。



我們的 二十年感言

◎ 鄭庭鑑

記得五七年考上師大社教系時，系主任孫邦正先生曾問我為何選它，當時僅答以：「考上」，畢業廿年後的今天，心中仍無正確的答案，只知道為師大人應為它盡一份心力與責任。廿年來，我兢兢業業的站在教育崗位上，不敢說百年樹人，倒也桃李滿門了，眼看著一批批學生的成長、茁壯，是我心中最大的安慰。

六一年分發到景美國中報到，擔任班級兩年，輔導活動上十一年，擔任三年級導師五年，當兵二年，堪為標準的學校工作者，雖與當初選科的社會事業組不符，卻也盡己所能在學校方面作紮根的工作，現在如此，相

信，今後，我亦會繼續至退休為止。

我於六四年底結婚，育有兩子，太太任職秘書於船運公司，長子現就讀成功高中一年級，次子讀國一，雖均非資賦優異之輩，平常教以盡本份、勤學習之目標去努力，冀望將來能自立門戶、自我實現理想。

畢業以來，系友分散各地，鮮有來往，唯有大事時才來互相聚會以為聯誼。陳侃結婚時，大夥慶賀「大器晚成」，許素美痛失伴侶時，大家齊同唏噓，謝國祺英年遽逝，令人扼腕，陳婉真之參加叛亂組織，叫人心痛與哀傷，難道是我們的教育出了差錯？還是「飼老鼠咬布袋」的諺語兌現了，對於她，我們深引以為愧。

人生沒有太多的二十年，要說的人、要記的事，實在太多太多。本欲無言勝有言，林東泰先生盛情難卻，電話催稿，僅就心中所思，簡要記載，草草交稿，敬請原諒。

記於八十一年四月四日深夜

鄭庭鑑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六十一級畢業系友通訊錄

姓 名	服 務 單 位	地 址	電 話
郭麗玲	師大社教系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62號 台北市木柵路一段59巷5弄2號4F	02-393-6798 (O) 02-936-8488 (H)
吳國國	台北師院初教系	北市和平東路2段311巷43弄46號3	732-9769 E277 02-705-3359 (H)
周翠屏	交大圖編目組主任	新竹市建功一路104巷20-28號	035-715-094 (H)
戴美潔	金華國中	北市光復南路180巷56號2F	02-731-7336 (H) 02-721-3811 (H)
蘇 精	中央圖書館主任	北市中山南路20號	02-314-7328 (O)
施麗昇	嘉義師院初教系	嘉義市林森東路150號 嘉義市林森東路153巷57號	05-277-0442 (O) 05-276-2787 (H)
鞠學芝	高縣大社國中	左營光興新村33號	
謝靜雲	沙田兒童中心	香港沙田希爾頓中心B3 27樓 002-852-777-3081 (O)	002 852-606-6585 (H)
杜惠明		香港九龍樓閣道39-33號仁義苑12A座	713-1396 (H)
曾金樓	Jean-lou Chyou	9 Summit Rd Parisppang NJ07054	201-428-7316
黃春華	Chun-hwa Chen	2680 Bnena Vista Ave. Walnut Creek, CA 94596	415-947-2854
陳秀英	國科會科資中心 Hsiu-mei C. Liu	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6號15F 21279 Greenbrook Dr. Walnut, CA 91789	714-594-2539
張清滔	Ching-chao Chang	3403 Speedway 87 Austin, Tx 78705-5695	
楊碧霞	澳洲墨爾本大學 圖書館東方部主任	Mr. & Mrs. Kong 37 Chivalry Ave. Glen Vaverle Victory 3150, Australia	603-803-2812
符月娟		4020 Baffin Dr. Richmond B. C V7C 5L5, Canada	604-241-1398
沈飛鳳			
張文愷			
黃秀清	佳堯企業公司 FAX 712-8979	北市民生東路826巷7弄9號 4F 北市內湖路一段600巷8號 5F	02-713-0075 (O) 02-799-7069 (H)
楊紹沐	永春國中	北市虎林街232巷20之3號 4F	02-727-2911 (H)
鄭顯信	台灣新聞通訊社 發行人兼社長	北市潮州街103號 FAX 02-394-3742	02-394-3742 (O) 02-341-9775 (H)
徐繼媛	台南市文賢國中	台南市公園路994巷41弄6號	06-222-3014 (O) 06-281-9773 (H)
謝秀珍	台中縣太平國中	台中縣太平鄉大源三十街19號	04-270-2540 (O) 04-279-9634 (H)
陳進榮	自由時報採訪主任 兼副總編輯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137號 11F 台北市士林區美德街104號 3F	02-834-3536 (O) 02-832-2103 (H)
余秀鳳	士林國中	台北市士林區美德街104號 3F	02-832-2103 (H)
陳 侃	經濟日報副主任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台北市福德街89巷4號 3F	02-762-7632 (O) 02-726-8120 (H)

～ 編 後 語 ～

自從第一屆系友在畢業二十週年出了「畢業廿年專集」之後，似乎便成了每系每年系友大會的一個特色。

我們六級同學在去年夏天即展開「擴大慶祝畢業廿年」的各項活動籌畫工作，除了出版「我們的廿年專輯」之外，並舉辦「廿年教師聚餐」和「墾丁公園之旅」等團聚活動。

「廿年教師聚餐」由郭仔負責，並商請各組同學分別邀請當年教過我們的老師們；吳茜茵負責規畫「墾丁之旅」的行程；「我們的廿年專輯」則由各組推派代表共同負責，由林東泰總其成；至於各項有關財務問題，就請黃秀清綜理。

「廿年專輯」的編印過程，最頭痛的就是催稿，為了使這本專輯能夠編得份量，不僅要讓同學重溫舊夢，更要讓同學們如沐春風，所以許多老師都被我們多番叨擾，誠感歉疚，懇請老師們原諒。

按原訂計畫，這本專輯的大概是要經過籌備會討論的，實在因為時間因素，無法如願，假使在編輯上有任何疏失，尚請老師和同學們包涵。

感謝所有賜稿的老師，您的一字一語和無盡的關懷，使我們重溫紅樓的春風化雨；沒有賜稿的老師，我們也深深瞭解您的忙碌，我們依然忘不了您昔日諄諄教誨的身影。

感謝同學們在繁忙的事業和家務之中，一起執筆共同寫下我們過去的一切，不論它是歡笑一籬筐或者是酸澀苦辣百味雜陳，這過去的一切都是你我一起走過的歷史，但願未來大家常常聯繫相互扶持。

最後，感謝本系新聞組的學生潘美玲，花了一個多月時間，幫我們打字、編輯；也謝謝莊春香同學的細心校對。



※ 「我們的廿年」專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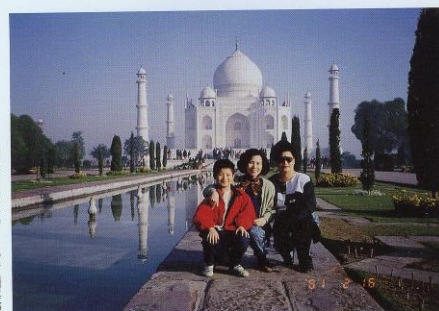
出版者：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社教系六級

編輯委員：
新聞組：陳侃、徐淑媛
圖書館組：蘇精、戴美潔
社事組：鄭庭鑑、鍾水蘭
總編輯：林東泰
執行編輯：潘美玲
封面設計：劉秀春
印刷廠：鶴立實業有限公司
廠址：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
十號四樓
電話：三九三六六四九





泰國皇宮內的徐妃



許建興與大姊、兒子周辰陽
攝於印度泰姬瑪哈陵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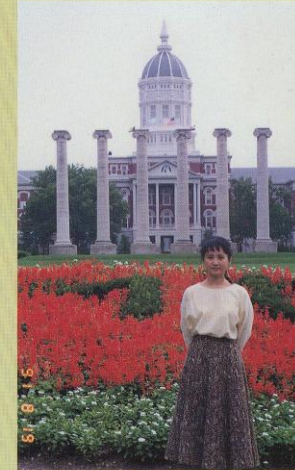


陳進榮夫婦前進關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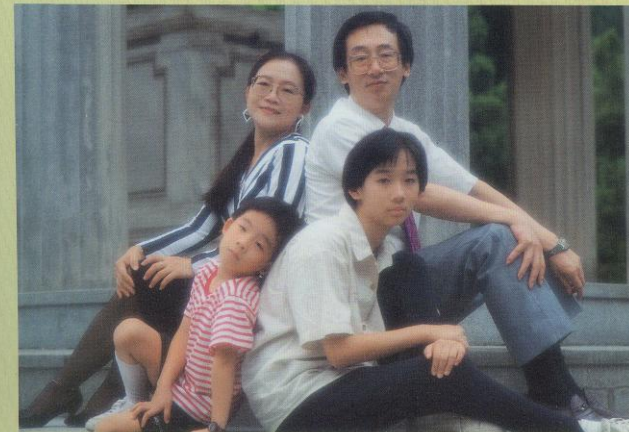
姓 名	服 務 單 位	地 址	電 話
林東泰	師大社教系 FAX 394-6506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62號 台北市杭州南路二段72號 5F	02-393-6798 (O) 02-312-2397 (H)
廖靜霞	高雄市五福國中	高雄市新興區錦田路97-1號 3F	07-222-3036 (O) 07-222-7263 (H)
宋曼玲		台北市忠誠路一段127號 6F	02-831-2818 (H)
張茂森	台灣日報 駐日特派員	日本國千葉縣市川市田尻 3-6-9-205 FAX 002-81-473-77-1935 002-81-473-77-1938	
陳清玉	Chin-Yu Chen	104-55, 34 Ave. Apt. 1 N Flushing, NY 11354	1-718-539-0633
陳歡霞			
陳婉真		台北市士林區國路95號 4F之2	02-255-3284 (O) 02-831-8567 (H)
康宗虎	台北市立松山工農	台北市忠孝東路五段236巷15號	02-723-5056 (O) 02-812-3564 (H)
莊健吉	新興國中	台北市林森北路511號	02-571-4221 (O) 02-717-4525 (H)
張麗星	Chang Lie Sin	PO Box 182 Tawau Sabah Malaysia	
謝國祺		新竹市中和路95巷6弄4號	035-261-645 (H)
張正福			
許璧蘭 (素美)	北縣海山國中	板橋市民族路270巷33-4號	02-961-4214 (O) 02-952-7143 (H)
李 紅		台中市衛道六街48號之四 5F	04-237-8433 (H)
吳素娥	龍山國中	台北市木柵光輝路78巷3號 3F	02-937-1461 (H)
劉 傑	大陸救災總會	台北市哈密街52-1號 4F	02-361-2260 (O) 02-592-9925 (H)
鄭庭龍	景美國中	新店市中興路一段257號 3F	02-931-7923 (O) 02-911-8472 (H)
林美姬	成淵國中	台北市中山北路五段829巷9號 1F	02-836-0671 (H)
鍾水蘭	林口國中訓導主任	新店市大豐路54巷19號	02-601-7474 (O) 02-913-3837 (H)
謝家瑛	石牌國中	北市致遠一路一段65號 4F	02-822-4682 (O) 02-827-5502 (H)
孫筱芳	彰化彭安國中	彰化市忠權里豐國路2段136之15號	047-247-332 (H)
駱淑珍	Jane Chen	59-61 Devon St. Eaglemont VIC 3084 Australia	03-417-1824 (O) 03-457-5352 (H)
劉台仙	Tai-Shen L. Fan	8531 N. Keystone Skokie, IL 60076 USA	708-674-3572 (H)
余國祺	Kwok Ching Wong	347 Bxbee St., S.F., CA 94138	
許信貞	Jean Tsai	2040 E. Linda Vista St. West Covina, CA 91791	818-917-7091 (H)
林金英		香港九龍土瓜灣道下鄉道28號 昌興大廈7F 0座	364-8630 (H)
黃義明、李舜榮、李潤桃、吳芳瑩、林碧雲、孫世香、黃宜容、丁麗莉、王麗莉、 曲如莉、沙蘭雅等同學地址不明，請各位同學輾轉告知			



吳茜茜與好友攝於東埔彩虹瀑布



蘇精有女已長成一蘇茜



郭麗玲全家福寫真鍾柳生、逸凡、里泉

